

文新學刊

朝鮮風景

著 張 赫 宙

譯 范 泉

永祥印書館刊



7250

上海舊書社

0.20

文學新刊

范泉主編

朝鮮風景

(朝鮮·張赫宙著

范泉

版初月七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編主泉范

刊新學文

版出期分册六集每

| | | | | | |
|---|---|---|---|---|---|
| 娣 | 子 | 庸 | 綠 | 春 | 迷 |
| 娥 | 夜 | 園 | 的 | 情 | 霧 |
| 顧 | 吳 | 集 | 北 | 曲 | 司 |
| 仲 | 天 | 孔 | 國 | 歐 | 徒 |
| 彝 | | 另 | 范 | 陽 | 宗 |
| | | 境 | 泉 | 翠 | |

第一集

| | | | | | |
|---|---|---|---|---|---|
| 衣 | 紅 | 世 | 銀 | 昨 | 浪 |
| 冠 | 樓 | 紀 | 字 | 日 | 花 |
| 禽 | 夢 | 的 | 集 | 司 | 范 |
| 獸 | 吳 | 孩 | 趙 | 徒 | 泉 |
| 顧 | 天 | 子 | 景 | 宗 | |
| 仲 | | 未 | 深 | | |
| 彝 | | 維 | | | |
| | | 基 | | | |

第二集

| | | | | | |
|---|---|---|---|---|---|
| 大 | 蝴 | 寒 | 任 | 朝 | 文 |
| 地 | 蝶 | 夜 | 鈞 | 鮮 | 憑 |
| 之 | 夫 | 曲 | 詩 | 風 | 茅 |
| 愛 | 人 | 魏 | 選 | 景 | 盾 |
| 顧 | 方 | 于 | 任 | 范 | |
| 仲 | 君 | 潛 | 鈞 | 泉 | |
| 彝 | 逸 | | | | |

第三集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景風鮮朝

譯 泉 范

人 行 發
鎮 安 陳

者 行 發
館 書 印 祥 永

號〇八三路州福海上

者 刷 印

廠一第館書印祥永
號八三二路南西陝海上

本書實價 一元

目次

| | |
|--------------|------|
| 我底作品的成因····· | (一) |
| 春來時節····· | (一〇) |
| 朝鮮的春····· | (一三) |
| 春愁····· | (一七) |
| 夏的朝鮮風景····· | (二一) |
| 朝鮮的冬····· | (二三) |
| 美麗的朝鮮····· | (三九) |

| | |
|-------------|------|
| 幼時的西川····· | (四四) |
| 洛東江····· | (四七) |
| 自然和人····· | (五) |
| 蛇毒····· | (六一) |
| 希望再見的人····· | (六六) |
| 旅情····· | (七一) |
| 海印寺紀行····· | (八一) |
| 北鮮之旅····· | (九五) |
| 春香和夢龍····· | (九九) |

| | |
|----------------|-------|
| 悲劇的青春····· | (一〇三) |
| 朝鮮文學界的現狀····· | (一〇六) |
| 朝鮮文壇的代表作家····· | (一一四) |
| 今日的朝鮮文學····· | (一二三) |
| 明日的朝鮮文學····· | (一三六) |

我底作品的成因

在地理上，朝鮮可以分爲北部、中部和南部的三個地方，民族的性格，也大致可以從這三個區域裏分別出來。北部人是高麗的性格，中南部又可分爲東西的兩方面，西部人有百濟的性格，東部人有新羅的性格，當然，這些性格的產生，遠在很久以前的三國時代，但即使在今天，却仍判然地可以區別出這三種的性格。例如各個地方的人士，雖然沒有民族的對立，但在社會的生活上，至今也仍相互地忌視和輕蔑，所以各自的性格有着顯著的差異。如果用果敢和粗魯的文字來表現北部人的性格，那麼西部人便可以說是輕妙和利己的，東部人是高昂和執拗的。

然而，要說到我，則我是屬於這三者中的最後的，新羅的性格的東部人。

我幼年的時期，是從釜山到蔚山，居住在母親的生地，面對着日本海的所謂東海岸的南部一帶，此後在新羅故都的廣州以及父親生地的大邱附近的中部一帶；等到教員時代，則在北部（東部地方的北部）的山岳地帶，我在這些地方各各生活了好幾年，由於這些地方的自然和人們各有特異的風格，所以它應該是佔有了我初期體驗的重要的部分。

慶州是處於東海岸的一個小縣城，但在今天，却作為新羅一千年的榮華的都城，和這時代的優雅藝術品的遺蹟一同地，已是相當的著名。然而新羅蒙受了後百濟和高麗等的兵燹，元朝的捷伐，加藤清正軍的進襲。經過了李朝末期的頹廢政治約一千年的荒廢時期，在化為文化的廢墟的時候，而我們却是出世了。因此，只要到郊外去一看，可以看到坍塌的城牆和王陵，殘破的石塔和石佛，丟棄在溝渠和田野邊緣的許多石造的器物。現在，這些貴重的遺蹟，都已被收藏在古蹟博物館裏，但當時的我們，對於這樣荒涼的景象，却並無什麼不可思議的思維，而只是作為一種自然狀態而感受着。所以這地方的青

年，很容易養成頹廢的性格。在人口僅僅五千的小小的市鎮裏，娼妓倒有二百人以上，甚至二十歲前不逛妓寮而完整的人一個也沒有，都相互地競入了妓寮。有時候，眼見到對於青年運動的熱心的慾求熾盛起來，但匆促間却又逃避到安閒之中去了。那些燃燒似的議論也只見消失在女人的酥胸肉腿中去了。

我曾經把這種慶州型和北方高麗型的糾葛，在短篇小說上坎去的男子裏描寫了出來。

這種頹廢的型態，不單是慶州，在大邱人中也是具備着，並且即使在朝鮮的其他地方，也很可以看得出來。這和屠加涅夫的羅亭都是屬於同一型態的。他們到了最後，一切都像煙那樣地消失了。這我在朝鮮語的長篇虹裏把它描寫着。

在大邱，利己和吝嗇型的人很多。他們把田租價格提高了若干，把多餘的堆積在倉裏，每天每天地，即使是一合的米也不給它浪費，由主人親自監督着倉房，他們平時也捨不得吃什麼，對待客人，即使一杯冷水也還覺得憐惜，而如果出去遊山賞花的話，那麼只

好不吃中飯而挨了餓，這樣地把一年來的餘剩，去購買了田產貯藏着，等到死的時候，把印章隱藏在枕底，連承繼的人也不給他看見，這樣簡直毫無所獲地葬送一生的人是相當的多。在大邱如果遇到五萬、十萬、二十萬那麼的中產階級時，那毫無疑議地，準得是上面那種型態的人。比這較大的還有百萬、二百萬、五百萬的大地主，在這些人們中間除了一二個例外，他們的日常生活，跟上述型態的人是大同小異的，所差的只是希望能有「有權勢」的地位而已。但要是說到他們所渴望的地位，則大抵便是中樞院的參議。這種希望能夠得到有名無實的閑職，簡直出了旁人想像之外地，有着一種有趣味的喜劇。這便是殯葬夜裏的故事，中的那兩個老人，至今在今天的生活裏，這樣的故事還相繼不斷地連續排演着。

這種權勢慾在庶民階級也相當的旺盛，是以別的类型態表現了出來。在不是知識階級的勞働者之間，必有朝鮮古來的「契長」的人物。這「契長」類似於日本國內的「親分」，但雖有大義的名義，却缺乏仁義，他們爲了物質的慾望，常常在自己的夥伴間

鬥爭，這種無恥的行爲簡直是近於獸性的了。這在愚劣漢裏我已把這類的型態反映了出來，但假如繼續地寫，那可以寫出更加有趣的東西。一日中的小市民，當然是全鮮性的，決不是像上面那樣地方性的東西。但在慶應和大邱等處的中部地帶，則虛無漂渺的人物很多，這想來多半是由於地勢的影響吧。那裏山巒並不峻險，從二百米到五百米左右，的連綿的山巒，在盆地的周圍，在遙遠的遠方像屏風一般地圍繞着，然而它並不會誇示了它的存在，而只是虛渺地站着。那裏的氣候，在夏和冬的某一個期間，雖達華氏百度以上的酷熱和零下十餘度的嚴寒，但一年的大部份都是溫暖的，而且可以劃分成顯著的四季。就在這樣平凡的盆地的緩漫氣候中成長着的人們的生活，便也不得不成爲「散漫的」了。雖然有時也有爲深摯的怨讎之念而燃燒起來的怒濤般的生存慾，但不久以後，却又無聲無息地沉沒到內心的深處，好像低低的丘陵似的，並不顯著地起伏在盆地裏，在外面不很輕易地顯露了出來。

但是，走在北部的山岳地帶，這種風氣則必然不會遇到的。太白山脈從北方直向東

海岸而來，急角度地向西斜行，最後折向南首，這便形成了北部。山巒峨然地聳起，溪谷深邃，盆地狹隘。一到了冬天，烈風從山頂直奔谷間，大雪把人們關閉在「溫突」裏。然而這時期是長久的，居民忍受着飢餓，像蟹一般地過着冬眠的生活，凶年比豐收的機會多，因此冬天，人們常常在餓死的狀態裏生活着。我居住在醴泉地方的時候那是最爲悲慘了。餓死鬼和被追逐着的人們以下的一連串的小說，多半是取材於這個地方。

雖然同樣是北部的青松郡一帶，山勢更形峻峭，但却有着溪谷的美麗，正如清麗的溪水那樣，女人們的肌膚是雪白美麗的。而那一直被追逼到深山去，燃燒着天然林，把栗和薯類耕作着以維持生命的「火田民」之中，這樣的顏色蒼白的可憐的姑娘却是很多。小說山靈便是特別企圖把這類可悲的姑娘們的生活描寫出來的。

溪谷的春、夏和秋，是分外的鮮麗。

某一年的春天，爲了一些事情，越着滿是黑色的浮腫一般的岩石的山巒，穿過山谷，接連了幾天的跋涉，但在這樣的僅有岩石和松林的某個山谷的部落，却看到了幾十株

的桃樹開放着赤紅的桃花，這時強烈的深濃的色彩，至今還強烈地燃燒在我的眼底。它和夏天的濃綠以及秋天紅葉的鮮明同樣地給予我以鮮麗的印象。

要非難這種小盆地和溪谷居民的世界觀的狹窄是不應該的。我們非常理解他們的慾望，對於他們具有的本能性的強烈，得予以有趣味地研究。物質慾和名譽慾都像溪谷那樣的狹隘，而且狹隘到了極點。在這小世界裏恣意地行動那是不可能的。它不能像平原地帶那樣的享樂，但却傾向於徹底的色慾主義。

我確切理解了這種峻險的山勢，雄美的溪谷，鮮明的季節美，以及苛烈的人之慾望而創作了小說。這便是題名賣淫的小說。

同時，又取材了小權勢慾方面而寫了姓權的那個傢伙。姓權的那個傢伙大部分是實話，主人公權氏恐怕還是沒有到六十歲的人吧。他是一個可愛的有着小慾望的人。

在這些地方又有其他集團的權勢的存在。這便是大小「兩班」的勢力範圍。封建時代的大人物，也許山岳地帶比起平原地帶要容易出得多吧，在這些地方，全鮮性的大

兩班是很多的。這誠然是對於大部分的讀者沒有聽慣的文字，但李朝五百年來的大班，李退溪先生的「李氏」和柳西涯先生的「柳氏」和仁同（大邱附近）的「張氏」等一同地，至今仍是這些地方的大勢力的存在。其他的中小班，是安東的「權氏」，新豐的「尹氏」，五美洞的「金氏」，知得的「趙氏」等十餘處兩班的集團村，也分居在這地方的一帶，他們對於「常民階級」（即庶民階級）的優越的地位，今後恐怕將要繼續着長久的時期吧？

可是這種兩班，因為大家族主義的原故，大抵都是貧困得很，而由於他們和可以稱為新興布爾喬亞的常民（庶民）出身的大地主政略結婚，所以一片苦心地維持他們體面的人是很多。那些常民則又因為和兩班結婚可以提高他們的身份，所以這樣的想念非常地強烈，而從這種婚姻裏產生了了的青年的悲劇便也無從逃避了。

這樣的特殊的事實，在小說十六夜裏反映着，但最初的計劃，是預備在短篇三部曲裏完全反映這事實的全貌的。

正如慾望強烈的人在這地方很多的一樣，理想型的人物也出了不少，那運動熾盛時代的指導者，便是這地方產生的。我便把這種燃燒一般的鬥志和理想，寫在安·海拉和少年以及奮起者之中。

在朝鮮又正發生了新的人生的苦惱。這便是移住過來的日本人的第二代的人生。生活在大陸的寥寞的自然之中，他們又得開拓特殊的人生，這在發表於福岡日日新聞的癡人淨土裏已反映了這樣的一端，今後我將繼續這樣地寫。

以上這些作品算是我的對於朝鮮風土記，但這不僅爲風土記而作，我底今天爲止的作品的產生原因，也大抵是基於我底風土的趣味，這在自已也很明白，不過這是屬於過去的事情了。

春來時節

一想到山村的春天總連帶地想到了桃花。枯枝上開放着的桃花沒有鮮明的顏色。那花心較濃的紅色，到了花瓣的尖端便變得淡淡的了，但從遠處看來，比較顏色的深淡，則清晰地可以看見一點並不淺淡的紅色，至於花瓣的全部，只是一片血紅地，當然不致再有鮮明的色彩。

其他的花更不用說，任意往哪裏遠眺，在沒有綠蔭的中間，只見一二株春桃寂寞地開放着的姿態，這總令人沒有滿足的感覺。

我在六年前的某一個早春的日子，大概是三月的中旬吧，爬上了黑炭那樣污穢的，像瘡疤一般有着無數岩石的山腹。從平原上過來走了很多的路，然而這裏却只見不規

則的斷層，和剝落了表皮的岩塊，殘雪和岩蔭處的冰溶解了，連山路也看不清地，只是一片泥濘的山坡。我便在浴着塵埃的森林裏，僅有枯萎了的白楊和竹林的地方，拂掃着背脊一般地走了兩三個鐘點。在那樣瘦瘠的地方，居然也殘留着像手掌一般大小的一塊塊的水田，而仰頭望去，忽然呈現在我眼前的，是那山腰裏約有五六家模樣的一個寒苦的村集，啊，在那樣的地方，居然也還有人們居住呢！我一面走着，一面眼看着這些人家的樸素的庭院，而在村子裏的岩石的旁邊，在村子的沿着那堵泥牆的旁邊，稀零零地，有着二、三株的桃樹，那上面正開着通紅的桃花。我暫時地忘記了我疲憊的腳，站立着，儘眺望着那紅色的桃花。然後我把視線移到種有桃樹人家的鄰近，越過了那堵低矮的泥牆，一展眼，便看見了一個姑娘，可是，那姑娘的貧血而淡黑色的臉，却突的變成桃花一般的殷紅和明亮了。這是人面桃花的相映呢，抑或是那姑娘自身有了一種春之感悟了啊？

我直向山頂那裏爬去，一步一步地走着，對於那漸漸遠去的桃花，有些依依不捨地，連連地回頭眺望着。

這以後，每到了春天，我總想去看看那離別了的山村，然而愈是這樣地想，却連郊外的踏青也都沒有辦到。

就這樣地，這冬天便很快地過去了。但只要到了三四月之間，那至今還在我腦裏憶念到的山村，雖然不能夠再去，而我却一定要去看看附近的海印寺的大門，紅流洞的桃花，銅華寺的綠色，可是，啊，這不是僅僅把景色描畫在我的腦裏就是了麼？人事紛紜，實在令人不可理解。而如今，孤獨地住在這樣的山野裏，對於人世間的混濁，看來倒也似乎有些美麗；但混濁總是混濁，這是明顯地可以見到的。

朝鮮的春

龍膽寺雄的小說裏，有叫做春在花間的書。我並不是以為這小說非常的好，而是僅僅那題目，使我奇妙地不能夠忘却。而且一到了春天，總是吟誦着春在花間而竭力設法去窺視一下。

然而，春天是在花蔭裏的，沒有花的春天是決不會有的。春天從花兒開始，也以花兒為終結。櫻花和杏花，循序地先開起了花來。花瓣略微枯萎了，新葉便漸漸地長出來。可是，當這些花樹的葉子茂盛的時候，花兒已經沒有，春天也已經遠去了啊。

在朝鮮，可以很明確地區分爲四個季節。唯一的缺點，是春季和秋季的短促。

現在是三月的中旬，戶外充滿了陽光，山間薄薄地迷漫着霞霧。昂首探視那淡黑色的地方，却僅能想像到山巒的肌膚。

可是這裏的花，桃花是要比梅花和櫻花顯見得多。在薰得灰色的農家的稻草屋頂和泥牆之間，這裏二三棵那裏三四棵地，可以看見開放紅色桃花的桃樹。眼見了那鮮明的色彩，便好像洗滌着心坎的一般。這是桃樹，桃樹，桃樹。

此外，觸目可見的是杜鵑花，它也在黃褐色的枯草叢裏，黝黑色的岩石中間，伸出了細小的莖梗，好像蝴蝶的翅膀似的，開放了許多柔軟的花朵。但從近處去看它，却是並不十分的美麗。它祇限於遠處去眺望着它。而如今，打這裏經過的農婦們，正是把杜鵑花細

成了花束，攜帶到市場上去兜售的吧。但細成了花束，便已失却了野趣，只令人覺得它是並不污穢而已。我在這樣的山野裏蹣跚，縱然行走了一二天，也願意一面走着，一面眼看着這類的花。然而，到了相當的時候，近村的山野裏的杜鵑花，却可憐地都被揪拔了去，農婦們甚至把這類的野花也不得不換取了一些金錢！

苔地上的蘚苔還沒有變得青色，可是蒲公英的紅黃和紫紅的花，却一朵朵地映入了我的眼簾。那花兒沒有蓬勃的生氣。也許那花的壽命是意外地短促吧。當那花兒掉落了以後，便只見白髮一般的蓬亂。這在朝鮮話裏，有把它取名爲「祖母的花」的。的確，這是祖母要看的花。我因爲還在早春的時節，所以有些珍惜地不去看它，此外如「董四十字」的黃色的花之類，雖然開放了，也很不願去看它。我像天天那樣地，在郊外的草原上行走，可是手杖點着的地方，把「祖母的花」的頭兒折斷了。這使我感到異常的不忍，但也絲毫沒有辦法。而這時候，那在松樹上的青青的蘚苔，看來不是有着鮮明的顏色麼？

陰曆三月三日，正是一個古時的名節，婦女孩子們都到郊外去野餐，採摘了花兒製作各種的玩耍，可是如今，却困於飢餓，這樣優雅的玩耍是一個人也沒有了。因此我希望能看見這樣的情景，即使是一次也是好的。

原野和山嶺雖然來了春天，可是人間的春天却不知在什麼時候到來。難道春天祇會在花間而不能再有「春在人間」的時候麼？

春 愁

要是我回想到春和戀密切結合起來的文學，那麼在我讀過的中間，是再也及不上朝鮮的舊小說春香傳了。春香傳是女主人公春香的貞節記，是李朝中葉的風俗畫和社會史，但也毋庸說是男主人公采卿的戀愛故事。在春香和采卿的相思時節，還祇是十六年華，所以從現在想來，那未免是過於早熟，描寫也稍微誇張了些，但關於春天的描寫，我以為是非常的有趣。那第一章的題目是「探春」，第二章是「尋香」。

一日，采卿引房子（是聽差，但又好像是一個丫頭似的。）至郊外廣寒樓，房子誘言道：「今者暮春天氣，惱人愁熱。」采卿則於樓上飲酒吟詩，一時陶醉於春色之中，而在遙遠之處，垂柳蔭中，眼見喜玩鞦韆的美女，不禁令人魂消，原文中有：「山氣益佳，水氣益清，

忽見東畔樹下，有一美人，戲弄鞦韆，羅裳如花飄蕩，寶釵如雲掠過，乃飄然下立，更衣整髻，春風無力。」采卿驀然一覷，醉魂半消。至此，采卿詢房子曰：「彼綠裙紅衫飄飄然獨立者，其非仙女乎？」這誠然已到達至美的境地。而采卿與房子考慮再三的結果，便命房子把一封信遞給了春香。

另一方面又這樣地描寫着春香：「春愁惱人，暫出款步。出柳邊，偶見公子一人，綠袍錦帶，手持花紋小箋，獨倚廣寒樓東側之欄干，風韻洒灑，光輝動人。春香驚而且赧，轉入花蔭，隱身而眺。」

這時候，房子拿了一封信來，說了許多輕佻的話。可是，采卿却焦急着春香的無動於中，於是走到廣寒樓去。這樣便結束了第一章。

然後開始了情愛的故事，就是二人爲了春愁的原故，都到郊外來幽會。之後，春香依地和采卿離別了，而在這以前，她爲了貞節的保全，曾經熬受了一切的苦難。

今年在耳朵裏還沒有聽見類似這樣的事情，可是每到了春天，鄉村姑娘和年輕女

人們的出走的報道，總在報上接二連三地非常的熱鬧。這些也正是爲了春天的原故。她們的私奔，一定是憧憬了鮮明華麗的事情。因爲，她們都想從冬天一般的生活裏解放了出來。

這倒並不是春色惱人的故事：大約在三月的中旬，我做了一位年青女人的同伴，在東邊的琴湖江畔走了二里路的光景。我攜着某一篇小說的計劃，把這個作爲題材的參考，從各種不同的方向和角度去搜集很多的資料，這一天，我便想從那女人的身上聽到一些什麼。她說她是在大連生育，在朝鮮成長，在別府受了教育。她說她如今向這裏的酒館拖欠巨額的債務而痛苦地生活着。來到朝鮮的日本內地人們的身上，仍然帶有朝鮮的色彩，關於這，我感到異常的興味而研究着，而那女人的境遇，却正是這麼樣的。

這一天，我在強勁的風裏打河灘邊走過。河岸的柳樹，松樹，以及白楊的森林還是那麼的污穢，看來好像是沒有春天似的，但在遠遠的羣山之麓，却開始推過淡薄的烟霞。那女人一面談着至今還住在鞏浦的父母，一面又說，她從家裏出走已經六年，從最初計算，

來到這街上已過了十六年的春天。她那可憐的童顏上，有着七分沉浸於酒色的色彩，這使我異常地惋惜。至於她出走的直接動機到底是怎樣的呢？我想，恐怕還是爲了春之氣息的原故吧！春天雖然是華麗的，可是人們却還有些惱恨的樣子。

夏的朝鮮風景

一

是六月的中旬，可是報紙上這樣宣佈：昨今的氣溫在九十四度或九十八度之間。大旱已經繼續了兩個月，所以這裏大邱的街上非常的熱。其他的地方不得而知，但在朝鮮，已經成爲暑氣炎熱的地方，那總該是無疑的吧。

整個朝鮮半島上的人都紛紛地議論着：像這樣的大旱，如果再繼續了一個星期，那麼麥子將全部枯死，苗池也都沒有用處了。

站在建築於高地上的我的書齋的窗邊，直向西方看去，便只見田地和丘陵，以及遠

遠的有着海印寺的伽藍山，都被籠罩在高浮於晴空的白雲的下面。那濃綠的丘陵和山巒的中間，有着黃色的麥子，也不知道是乾枯還是成熟，都叫吹過的風兒壓倒了。農夫們也許不能再忍受了吧，在附近丘陵上的兩處麥地裏，立刻開始了割麥的工作。

雖然官吏們強制使用有色的衣服，但他們依舊穿着白色的衣裳。那裏有四五個男人，中間也有穿着黑色和青色衣服的二三個女人，混雜在一起地割着麥子。

從明天起，各處都有「呵——呵——嘍嗨呀——」那樣的歌聲吧，那些打麥子的道具，跟日本國內的沒有兩樣。他們五六人一列地並立着，附和了一個人的歌聲，然後打下了打麥槌，這些情形在朝鮮的各地都是同樣的。只是那「呵——呵——嘍嗨呀——」的歌聲，却是這個地方的特產。

往常，從開始打麥到終結的時候，天纔慢慢地炎熱了起來，然而今年的暑氣，却是先來了一步。要是這樣下去，那麼今年的夏天，必然將有更烈的暴熱光臨的了，這真是令人有些杞憂。

朝鮮的夏是可以明確地感到的，朝鮮的夏沒有愉快的地方。

但從六月便開始的，車站前大街上的夜市，却是中下階級娛樂的地方。這不單是經常散步的人，其中也有一年到頭關在家裏不得自由出去的婦女們。過去，陰曆三月三日的春遊，四月八日的佛祭，五月端午的鞦韆會，都是婦女遊玩的機會，她們可以在那裏享受到生的快樂的滋味，但如今，像那樣悠然的遊玩，即使那些出入花柳的歌妓們，也已經是非常的少了。

因此，攜帶了一年來貯聚的花粉錢而上夜市去遊逛，頗已公認為年中行事的一種。「上夜市裏去吧，」婦女們都是那麼渴不及待地說着。要是一般普通的家庭，在一個夏季裏總得到夜市去遊逛過一二次，他們在夜市裏買些碟子，人造玻璃的簪，扇子等等。在夜市也有西瓜，水蜜桃和香蕉。所以孩子們也沒有不想到夜市裏去的。我的家裏的人，更

一次二次地去了又來，隣居的太太們，也在晚上痛快地更換了衣服，在夜市裏準得碰見她們二三回。而這朝鮮的夜市，從外表上看來，和東京銀座的夜店却是完全的相同。不同的祇是那些出賣的東西。例如有蚊帳，磁器，點心，以及孩子們的簡單的服裝，任意挑選的十錢商店等等，有時也有路畔的藝人和豔歌師。所以它是不懂得音樂、戲劇和電影的中階級婦女們的娛樂的場所。

所以這裏，常常可以遇見好像一年一度也不允許到外面來的年輕的媳婦們，她們組合成一羣一羣地，到店裏來參觀，或者步行在街上。從她們穿着的衣服看來，也可以推測她們可憐的日常的生活。

夜市裏也有情侶雙雙地走着，惟有在這樣的夜市裏，才覺得那是並不可笑的。
在朝鮮，手挽手的夫婦一塊兒地走，也還認為是一件不雅觀的事情呢。

如果說城市的婦女們遊逛着夜市，那麼農村的婦女們便有「藥水」和「落水。」這不僅限於農村裏的婦女，同時也有男人們以及城市裏的婦女們，他們成羣結隊地來到這名勝的山谷，但是他們之中的大部分，却還是農村裏的婦女。那些年輕的媳婦們在插完了秧，把耕耘的工作留給男人們以後，便得了很好的機會，於是她們伴同着小姑，回到還是春天回去過的娘家，或者過了一夜，或者朝去晚歸地，和她們的母親和妹妹，踏着青草，攀上岩石，走入了峻峭的山巒和深邃的溪谷。

藥水是朝鮮著名的物品。它有用硫磺爲主要成分，或用鐵質作爲主要成分的種種，在鄉下，它幾乎代替了醫藥，成爲保障健康的東西。而這類藥水的飲食，從上一個月起便已經開始了。

上月的初旬。我和且君攀登上八公山。山嶺的附近便有着藥水。山嶺上，我們祇遇到了七八個一羣的女人，她們顯然已走在回去的路上。這時，且君却很快地和他們相熟，在一個地方休息了下來。細看她們的一羣，祇有兩個是年輕的少女，我和且君，便瞧來好像

跟她們是夫婦模樣似的。

「啊，不一同去喝些藥水麼，那是快樂無比的呢！」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可愛的姑娘這樣地說，把我們開着玩笑，可是她自己却又忽然紅起了臉來。

「要是這樣，那末你這次出來的時候，爲什麼不跟你先生一塊兒來呢？」那個同行的老婆婆這麼冷冷地一說，她的臉便更加紅起來了。

「你現在是幾歲啊？」那另外一個年輕的姑娘，三番四覆地看着H君的臉，而最後這樣地發問道。

「呃，照你看來是多少呢？」H親切地微笑着。

「是麼，大概是二十八九歲吧？」

「嚶，正是哪。二十九歲呢！」H回答着。

「啊哈，是跟我同年的吶。在這裏碰到，真是前世的因緣啊。」這樣地說着。然後又談到這裏的藥水，她說它的效能可以醫治頭痛和胃病。就這樣地，和她們在一起過了半個

鐘點的光景……

爬上了山頂，便只見一組一組地，有從各個山嶺來的人，其中有男人孩子混雜在一起的家人，他們攜帶了瓢，也帶來了包在布裏的飯團子，他們咕噥咕噥地儘喝着藥水。

幾年前，我和母親一同到四五里外琵琶山頂上的龍淵寺裏去取藥水。在八月的盛夏裏，我和母親攀登着峻峭的山巒。因為這裏是鐳（Radium）礦泉的原故，貧血病的農民和肺病的青年，多半居住到這裏來，尤其是知識階級的人們，集合在這裏的要算是最多了。

這里有像兵營那樣的住宿舍的設備，同時因為也有飯食的出賣，所以我們住宿了三天甚至是一個星期。那營業的主人，娶了日本的太太，據說他們夫婦倆在這裏已經治愈了癩疾。仔細地一看，那太太的臉上還微微殘留着癩疾的痕跡，但是已經變成一個完全健康的太太了。母親和那太太很快地就熟識起來，她們談着各色各種的話語。

我親用這裏的藥水治愈了膽石症。在這樣炎熱的暑天，流汗登山而咽喉感到

乾渴的時候，一杯冷水的痛飲也不能使身心覺得爽快，然而要是藥水，那便有消滅體內病毒的感覺。正是這樣的一種感覺，是醫藥之類終究及不上的地方。

和藥水不同，落水而用水打拍的事情是非在盛夏的時候不可的。在小小的瀧川和溪流的岩石底下，滑着竹筧，跳到水裏，於是肩呀腹呀背呀地，在水裏任情地打着。打拍以前，必須啜飲熱湯，跳到水裏以後，便站着進行五分鐘的打拍，直到牙齒嚙嚙嚙地感覺到寒冷。婦女們和男子們一落到了水裏，便同在水裏交換地拍打，但多數的地方，都有所謂「男湯」和「女湯」的區別，最後則男人女湯女人男湯地交替着，不然的話，據說那效果是異常低弱的。

但是，不論藥水和落水，在幾天以前必須清洗身體，必須厲行齋戒。否則據說是不行的。

來到這裏的前夜，只聽說那個酒館裏的蕩婦吃着大蛇，什麼地方的某甲爲了吃食狗肉，在水中變得焦黑而且不能夠動顫，由旁人救起來了以後，仍然像蛇樣地捲縮着，一

直走到了深山窮谷中間去……像這類似真非真的話，在這兒可以聽到了一大堆。

三

孩子們在河川裏洗浴，那是到處可以看見的風景。在河川的邊沿，在森林的中間，有着特別寒冷的滾滾湧上來的泉水，一到了晚間，婦女孩子們便菌集在那些地方，沖洗着身上的疹子。

前年夏天的某一個晚上，我在蜜陽曾經看見那些普通的河川裏，婦女們穿了浴衣在水裏洗着浴。我的汽車在水裏穿過，那車頭的燈光，照射出了幾個女人的身影。她們耀眼地俯伏了頭，躲避着燈光，除了頭以外她們的全身都隱沒在水裏了。

然而那些布爾喬亞份子，却大抵在江上浴蕩着小船，吟誦着詩句，伴搭着歌妓，陶醉

在酒色之中地遊逛着。

去年的夏天，我和某布爾喬亞的友人，曾經發起了蘇東坡赤壁賦的所謂七月既望浮舟江上的吟詩會。這是月白風清的晚上。可是，在我們吟詩的進行之中，我恍惚聽見一二艘船裏的歌妓們的歌聲，但突然，一艘屋形船的歌妓，撲通一聲地躍入白浪滔天的江水裏去了。這樣看來，那麼在那歌妓的躍水以前，正歌唱着哀歌而高聲地哭泣着的呢！

當然，那歌妓躍入江水便葬身魚腹了，但這樣的她却只買得了我們的冷笑——而這個，像一幅圖畫似的，已深深地刻劃在我的腦裏。

寫到了這裏，我不禁注意到我奇妙地祇在水上寫了不少的事情。藥水，落水，水浴，遊船，都是一片的水。

這也許是久困於大旱的乾燥空氣中，而渴望着能夠得到水的原故吧。但是朝鮮的夏天，除了水以外又有什麼可以說的呢？

但其次，祇有一件還值得寫出來的，那便是農民們的農民祭。當田裏耘稻終了，農民

們休息的時候，在河邊或者森林中，——隨便那裏有水的地方——他們沉醉於犬汁的濁酒，他們敲擊着粗劣的樂器，這樣便愉快地遊玩了一天。這也有因地方的不同而有着各種不同的風習，例如在我看見的中間，新羅的古都，是及不上廣州的農民祭的。而農民祭，這整個的一天，正完全是農民的日子。

要是有什麼閑蕩的人踐踏了農民族，那這是被認為對於他們的侮辱，他會遭受到鬥牛以上的兇猛的襲擊和毆打。

就這樣地，朝鮮的夏在忙忙碌碌的熱鬧之中過去了。但像農民祭那樣的舊習俗，却正一年年地減少，在城市裏，由於報社的發起，計劃着煙火會或納涼會之類，漸漸地把集會的形式改變了。

寫完了所有的紙張以後，便略一停頓，擱下了筆，但如今，雨水下來了。不知怎的，它好像正掉到我的書本上的一般。

要是這樣的大旱，還繼續下去的話，那麼無論藥水和落水都不至還會有了，夜市也

恐怕要變得寂寞了吧。

站在窗邊眺望四週，只見那籠罩在雨烟裏的丘陵的樹木，那波動着黃色浪濤的麥田，那天主教的紅瓦的神學堂，都包裹在深濃的綠色裏：這真是豐饒的美麗的風景啊！我在二三天內就要出發到東京去，將和這些風景暫時地別離，因此今年的夏天，是不能再跟家族一同地，爲了藥水和落水而到附近的琵琶山上去了。可是去年的夏天，我們混在大羣的人叢裏，確曾攀登過那琵琶山上的岩石。

朝鮮的冬

近來東京也變得非常的冷了。在夜晚的時候，拉起大衣的領襟，緊縮了身體而走着。這樣寒冷的日子已變得那麼地多。早上，還是一樣地寒冷。肩膀也有些冷痛了。從寢床上好容易爬起了身來，僵僵地去看宿舍裏的寒暑表。在這樣的凜寒裏，我滿以為那將近零度的水銀柱，定會降落到零度以下了吧，可是，它却在八度和七度之間竭力地凝聚着。「怎麼樣的呢？」我用安心的神氣嘲笑着自己的怕冷。要是朝鮮，在七八度之間那不能算是寒冷的。而我的故鄉，比較地在南部，不常降下大雪，整個的冬季也不過是四次或者是五次，有幾年甚至還不到這個數目。至於降下的雪，很少有在一天以上的大雪，因此，它比北鮮雖然陰暗得多，然而它一到了嚴寒，却是在零下十五度的光景。

但在這時的東京却並沒有感到寒冷的脅迫。我的寒冷的感覺，也許是由於室內防寒設備的不完全吧。照例，東京的建築不致於缺乏防寒的設備，可是我的寢室的窗壁等等却滿佈着空隙，在「布團」裏用自己的體溫暖和起來，就好像睡在水裏一般地寒冷。我於是非常懷念於那些朝鮮的，具有壁爐和水汀設備的房屋。

東京的寒冷雖是由於這種防寒設備的不完全，但在夏天和冬天，也有出於寒暑表的範圍以上地，似乎覺得異樣的炎熱和嚴寒。這到底是爲了什麼樣的原因呢？

而即使說到寒冷，却又不像朝鮮的冬天那樣的徹底。如今居住在這裏，一想到故鄉的嚴寒，便的確有着深刻的感覺。在故鄉，住居在室內的時候並不感到寒冷，可是一走到外面，便立刻可以見到嚴厲的凜寒。從十二月底到正月二月，更是加倍地寒冷，出去的時候，當然用圍巾把口鼻包裹了好幾重，而且爲了躲避吹來的暴風，不得不幾度地站住，喘息着氣，伸出那插在衣袋裏的手去溫暖着耳朵。耳朵疼痛着，眼淚流淌着。手指像被凍

斷一般地，常常可以看到那紅腫了的樣子。

在這樣的冬天，祇有溜冰仍被非常熱鬧地舉行着。

我們幼年的時代，在朝鮮，近代式的冬季的遊戲可說是一種也沒有。一直到我們從小學校裏出來的時候，我們還沒有看見過所謂溜冰的遊戲，我們祇是用皮鞋和草履在池沼和小川裏滑走着冰面，冰的面積只是三四尺的不能夠使用，長度在二三十尺的那才適宜於溜滑。滑走的開始，在十多尺之間邁着小步兒地走，然後乘着滑走面，用不動的姿勢滑過了十多尺，這的確是非常有趣的事情。隨後，身體的動力的慣性沒有了，滑走才停止了下來，但這樣的滑走，在我們孩子的心裏總還感覺不到滿足，後來，因為鞋底裏打着扁頭釘時多少可以滑走得遠一點，所以孩子們的鞋底裏都打起這類的扁頭釘來了。大家愉快地高呼着，相互比賽着滑走的技藝，而像日本內地的木履那樣，乘在釘着釘兒的木板上滑走，那更是後來的事情。

眼看到溜冰，還是中學的時代，可是溜冰鞋的這麼高昂的價格，在當時的我們是買不起的。當時最低的價格也必須在七圓錢左右。在廣闊的銀盤樣的池面上自在地滑着圈兒，那種有趣的玩意，我們會多麼景仰地眺望着啊。此外，在故鄉的我的住處的隣近，有着廣闊的池塘，一到了冬天，便成爲溜冰的場所，當我早上散步的時候，總眼看着那許多人的溜冰的遊戲，即使到今天，我的心裏也還有着再看一下的願望。然而因爲是已過了三十的年紀，這樣的勇氣，却好像已被挫折一半了似的。

少年時代，我們歡喜做的遊戲是「獨樂迴」，它相像於現在的「沃開」（曲棒球戲）。「沃開」沒有詳細的規則，只是向對方把球兒敲出去就是了。球兒是拳頭樣大小的圓圓的木球，它是用彎曲的木棒投擲出去的。因爲是一種危險的遊戲，所以常常有受傷的人。誰是「沃開」的發明者却是不得而知，但在朝鮮自古便有這樣的遊戲，在廣場和山野裏，平民的孩子們很多這樣地遊玩着。祇有所謂「兩班」的特殊階級，以爲這樣

的遊戲是癡愚的，他們甚至還厭惡兜着圈子地走路。在他們的見識裏，精神是重於肉體的。

足球也很可以算是冬季遊戲的一種。一到了冬天，我們拿出一大筆錢去購買足球。當時的初等學校，連網球的設備也是沒有。所以我們買來了足球，很有趣地製作了各種詳細的規則，但實際上，也只是分列成兩方，一味地踢來踢去就是了。而高高地踢上高空也是我們目的的一種。這麼看，球兒在一個月後便完結了，因為這樣的一個球兒，約有一百個孩子圍繞着它儘踢着高球的原故。

網球足球以及其他的遊戲，在朝鮮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已經成爲近代化而非常技術的了，但正如我們玩着的那樣，還不能做到大衆化的地步。不過像溜冰滑雪之類，則無論誰都是會的。所以如果有錢的話，我一定想去玩玩滑雪的遊戲。我最歡喜網球和滑雪。而且我深信在網球比賽裏也會有勝利的時候，我深信只要有錢我也會在雪地上滑走。這也正是我所以愛好山海的理由。而有時候，縱然我不想去溜冰，我也的確很想在山野

裏滑雪。但是，一走到有雪的地方，或一想到必須準備旅行行李的時候，不知不覺地，對於像我現在這樣的，在僅爲衣食奔走的境遇裏的人，却連絲毫的夢想也不敢有了。難道擺脫這樣不愉快的境遇，在某一個冬天玩着滑雪的事情便永遠地不可能的嗎？這樣地一想，對於人事的無情，我簡直有着無限的感慨了。

美麗的朝鮮

每次回到朝鮮，我總這樣地期望着：那些鐵道沿線的農村的住家，能夠稍稍地好一點兒吧。

因爲，真的，一看見那種細棒一般的柱子，用石塊和泥土造成的牆壁，單薄的稻草鋪蓋的屋頂，便立刻會使我意氣消沉起來。

那決不是人的住家，而是鵲鳥的巢兒。某一位西洋人以爲它跟養豬的豬棚沒有兩樣，這可並不是毫無理由的。

曾經來到朝鮮的希特勒青年團，以爲朝鮮不過是一個草原，他們這樣地寫着；在西洋傳說中的朝鮮，恐怕跟蒙古同樣地是遊牧民族的地方吧？這我以爲也並不是沒有理

由的。試看新羅的藝術文化是怎樣的呢，高麗的科學是怎樣的呢，要是說今日的朝鮮有着和豬棚不同的農村，那麼除了說草原之邦以外，便沒有其他的說法了。

何況朝鮮的疲憊狀態，他們都以爲是爲了李朝末期的極端沉悶的儒者精神文化所致，所以他們把我們祖先的文化，一味地作爲草原的哲學，仙人的靜觀之類而蔑視着的。

因此無論如何，必須在充實物質文化以後，才在物質文化的上面，建築着精神的文

化。
這樣地寫的，也許會遭到朝鮮的知識份子的謾罵，但在朝鮮，可以稱爲近代都市的却的確祇有京城一個地方，此外如大邱，平壤，釜山等等，則還是差得很遠的。

去看看興南，去看看咸興，去看看長津湖以及鴨綠江的堤壩是怎樣的呢，這也許會使你們振作威風了吧？不錯，我也在前年去滿洲的時候，對於興南附近的工業化，的確令人有意料之外的吃驚。然而，在長長的咸鏡線上，除了興南以外，哪裏還有豐裕的市鎮和

部落呢？雖然清津和城津都是類乎這樣的都市，但却絕對不是成長了的新興的都市。此外則都是些漁村的貧弱的草屋的地方，我從安邊到南部的外金剛那裏的海岸，眼見了美麗的海岸的景色，然而一看見這種低矮的稻草小屋的部落，便不禁在我底心裏陰霾了起來。

當然，我不同於外國人的那種「啊，是豬棚啊」的非常的感慨。因為我是朝鮮人的原故，所以我的心裏湧現了愁慮的陰霾。

我這樣地想着：要是在那美麗的海岸上點綴着富麗堂皇的部落，那恐怕是會更加美麗了吧。

而在這裏我又聯想了起來：這些漁村和農村的房屋，怎麼貧弱到一至於斯呢？尤其是釜山的北面，洛東江沿線的農家，這是因為洛東江年年的氾濫，而不再建造整潔漂亮的房屋的吧？

我去年曾寫信給鐵道局的前田東水先生，大抵是說，爲了要避免觀光者的眼見洛

東江畔這樣的部落而以爲朝鮮是一個粗野的地方，所以國際列車應該都從釜山，沿東海岸線直達安邊，而且就在這裏，不再連接平壤，那也許是比較妥當些呢！

從滿洲旅行而歸返朝鮮，旅行者的通訊裏便立刻會有瘦瘠貧弱的感觸，但把滿洲的農民和朝鮮的農民比較，則滿洲的農民決不是富有者，即使在近代文化上說，朝鮮也是比較地進步，其所以有上述那樣的感觸，主要的原因，無非是從那房屋的觀察上所得到的印象而已。

但無論怎樣說，要是改造房屋，則不能僅僅從觀光的想法入手，綜凡農民的衛生，農民的意識等，等予以積極的改進，那誠然是必要的。

如果朝鮮的百姓，都是有工作的人，且能夠在高大闊綽的房屋裏生活，那麼心情一變，也許可以開始積極的工作吧。因爲僅僅是精神運動，其效果是非常渺小的。

記得在國民新報上曾經看到在江原道的某一個地方，有教導農民們用麥桿來鋪蓋農家屋頂的，像這類的事情，我以爲是很好的設計。

在日本的鄉村房屋所以覺得宜於觀瞻，是因爲雖然同樣是稻草，但却鋪蓋成厚厚的屋頂，而且它有結實的柱子，如果到風很強烈的上州和信州一帶去看，則屋頂上都安置了石塊，這和北朝鮮的鄉村房屋非常的相像，在我以爲是很好的裝置。

這樣地，要是這些農村房屋變得美觀，那麼點綴在近代都市的中間，在遙遠的地方看來，便必然會見到美麗的朝鮮了。

朝鮮的自然應該是美麗的，實際上美麗的地方也實在是很多，要是人們有豐裕的生活，那麼我想必然會更加美麗了吧！

我於是熱切盼望着這樣的朝鮮早日能夠出現！

幼時的西川

我們居住着的街道的西邊，流灌着一條叫做西川的河流。它在街道西邊半里路的地方，橫貫了異常肥沃的田野，在仙桃山，望星台，金丈台這些山腳邊偏斜地流過。

從小學唸書的時候起，我便在這條河流裏養育長大了起來。起先，我們在河川中流的橋樑的一邊游泳着。這橋樑是爲國道的通過而架設的，如今已是鋼骨水泥的堂堂的建築物，但在當時，却是用木頭建造的，好像要被洪水沖去了似的貧弱的橋。

然而，即使是那樣的橋，在我們的眼裏，看來却是一頂漂亮的堅強的橋。我們向橋脚游泳過去，到了一個橋脚便暫時地休息，然後再游向第二個橋脚，可是洪水打背後湧來，水勢兇猛，而且河川有着意外的深度，因此一到了第二個橋脚，便牢牢地抱住，那種戰慄

的緊張令人永不會忘記，而愈是水勢兇猛、危險愈甚，便愈是緊張，後來，好容易抱住了第二個橋腳的時候，那種痛快愉悅的感覺，却又是任憑什麼東西也都是無可比擬的。

有時候，大雨傾盆，赭色的濁水沖激着橋的欄杆，幾百人的羣衆眼看着這橋有被沖倒的可能，便捏了一把汗地擔憂着。我混在這些成年人的中間，眼看看這好像魔鬼一般蜂擁沖激而來的奔流，於是便有這樣的錯覺：我要在這將近漲到河岸的水上，一直走到河流的對岸去；或者我撲通地跳入河水，停止了划水的手而渡過河流直到了對岸；有時候，更會這樣地想：把兩腳踏在什麼樣的機械上，自由自在地在水上來回地走着，那是怎樣地愉快呢！最近，滑水的東西已經出來了，我的所謂空想的機械，便是這種滑水的汽船那樣的東西。

那樣的大洪水三四天以後，水量驟減，性急的人們便都跳入濁水裏去了。洪水以後，水底的情形跟洪水以前有着顯著的改變，兩腳站立不穩的時候很多，因此在這時候的溺死者也是特別的多，但這雖是悲慘，却也有着它的趣味。而對於這種處女水的征服，那

應該說是非常痛快的吧。

以這橋爲起點直向河川的下流游去，中途便到了砂洲；每次洪水的主流在這裏改變了方向，即流向砂洲的右面，或折向左邊的山麓。

流灌山麓的時候，金丈台的下面，河水很深，我們攀登到山丘頂端的岩石上，直跳入水裏，但在這裏，如果沒有五六人以上，便不能夠游泳。因爲在這青黑色的水底裏，正蟠居着叫做「伊稀密」的很大的水蛇，相傳它捕捉了孩子們吞食着。因此，游泳或跳水是可能的，但却不能在水底裏潛水。在砂原的那邊則非常的淺，河底有白色的砂粒，可以投下石塊，或在水裏潛水，但那岩崖的下面，我却從不曾潛近過去的。

可是後來，我屢屢後悔着沒有潛到岩崖的下面去，不過這又好像覺得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樣的。

洛 東 江

五六歲的時候，常常看到人溺死在海裏的事情，可是這樣的教訓還不夠，只要到了夏天，我便在河裏游泳一直要到傍晚。身體晒得焦黑，看來異常的醜陋，母親總是嘮叨地責備着我，然而經不起朋友們的誘惑，便又偷偷地離開家裏出來了。

汗水滴滴答答地流着，從街上到河川的途中，滔滔不絕地談着話，覺得非常的愉快，等到白色的砂原突然映入眼睛時的瞬間，便很快地脫掉衣服，跑了過去，當一絲不掛的裸體石蓬石蓬地跳入水裏時，實在令人嚐到了爽快的滋味。

少年時候遊玩的河流，是兄山江的上流，慶州（新羅舊都）的河流。這河流發源於慶州的山間，灌注到日本海，祇是十里左右的短短的河流，但在浦項附近的河口，却是非

常的廣闊，看來好像是大陸上的河流。

中學時代，在大邱附近的新川，以及在它的本流琴湖江裏游泳。琴湖江又流入洛東江，成爲朝鮮最大的大河，是大邱都市裏的人唯一消暑的地方，而且東村的所以熱鬧，也正因爲琴湖江的原故。但是，爲了護岸工事以及一個新的遊園地花園，那熱鬧的地帶，恐怕現在已經完全寂寞了吧？不過在江邊的河柳下划着小船時的那種滋味，如今想來，真覺得無窮的美麗。只有那些歌妓舞女們無教養的動作，和那小屋的小酒店裏公子哥兒們的遊興，總是令人隨處可以看到而且厭惡着的。

花園遊園地在東村的那邊，離大邱很遠，無論搭乘公共汽車或小汽車，都得需要三四十分鐘的光景，但這位於洛東江的東流，控制了山間的遊園地，從東村遠遠地看來非常地美麗。我喜歡走在對岸的河邊砂地上。定睛望着漣漪一般的砂粒的起伏，便有身處沙漠之中那樣的錯覺。而白雪的廣闊的砂原，如果用電影鏡頭拍攝起來，那一定會有沙漠的觀感。我把這砂原作爲背景，從內心幻想着一幅漂亮的電影的畫面。

在這花園的洛東江裏乘着船，和青年富豪S等一同地遊船是愉快的。我們在屋形船裏，有着美酒和歌女，特地選了陰曆七月十六日的月夜，開着漢詩的吟詩會，那種吟誦蘇東坡亦壁賦時候的情景，至今還牢記在心頭，歷歷可以回味出來。

但要是說到遊船，則在洛東江的三十里路程的上流，同樣是七月既望的日子，我會經和當地的豪族和有志者分乘了五六艘船，痛飲着並且歌舞着。當時我還是不到二十歲的年青人，不能充分地體味當時的趣味，只覺在途中疲勞得很，但在如今想來，這樣的遊玩，恐怕不會再有第二次的了。那時我們的船，圍繞了緩緩流着的曲折的河流，直到山麓的斷崖的下面，把船停在綠色的土丘那邊，在「兩班」們太古式的談笑裏，在其他船上的中年人們原始式的歌唱和舞蹈裏，簡直騷亂到了極點。他們把地酒和明太魚和犬汁灌滿了肚皮，在鼓鼓聲中歌唱着。有人把我的草帽搶奪了去，當作鼓鼓一般地敲打着，以致打穿了洞兒，而使我也好像瘋狂一般地舞蹈了起來。我們在青青的月光裏，可以隱約地看見江岸上集合的人們，他們眺望着四角的古風的朝鮮提燈正在江面上恍恍惚惚

惚的閃耀，想來一定是美麗而有趣的景色吧？

如今即使再回到鄉下去，這樣太平的遊玩可再也不會能夠看到了，不過雖然這樣，一到了夏天，這洛東江的長約七十里的沿岸的人們，恐怕一定有着各式各種異樣的遊玩在河川裏娛樂着的吧！

自然和人

一 自然和人物

幾年前，某一個四國的人，以為朝鮮也許正像滿洲那樣地，是一個荒漠的地方，我聽到這樣的話，便抱着非常好奇的感想。打開了地圖一看，就會知道朝鮮是一個地域狹窄的半島。只要眼見這種面積細長的土地，便可以推測它沒有大陸的風度。即使朝鮮的北部，例如赴戰高原等處，都說是「大陸的」的地方，可是搭乘在火車裏，步行在鄉下，却並不能看見所謂一望無際的大平原。山巒接連着山巒，看見的只是一個圓城似的山國。挾在山和山間的旱田和水田，正是這個半島居民的生命線。至於平原的地方，當然也並不

是沒有，然而却非常的少。這半島的大部分是都被山嶺佔有了的。

「朝鮮的山似乎紅紅地禿頂着的吧？」許多人這樣地問着我。但我的回答却是：「我並不以為這樣的。」雖然在砂防工事的，漸漸在生長着芝草的赭色的山峯和山腹上，從火軍的窗裏眺望到遙遠的連綿着的山峯間，至今還可以看見那暴露出赭色泥土的禿山，然而大部分的山嶺却都是黑色的。像禿頭樣的禿禿的地方已經是很少的了。

因此，朝鮮的山都是有着澄清的色彩和突兀的形態。「山紫水明」這句話，惟有在朝鮮那樣澄清的空氣中才能看到的山水風景吧。要是把金剛山遷移到多霧的英國去，那麼不再是名勝的地方也未可以。所以如果說到朝鮮空氣的澄清，那的確是無可比擬的。在秋天或者是春天，偶然到山間去散步，便更能意味到那空氣的澄清的程度。

我沒有看見過金剛山，也並無去看看它的意思。因為所到的地方，都有像金剛山那樣的勝景。所以只要攀登高一點的山嶺去看看也就可以了。如果山脚有溪川流過，那就更好，因為我們在這奇怪的岩山中；澄清的溪水裏，可以洗滌着我們底心！例如在我的故

鄉，離市街不到一里的地方便是琵琶山。它和北方的八公山相對着。但是不必走到北面去，可以隨便在琵琶山的山凹裏看看。於是乎，只見重圍着溪水和岩石的山谷和古寺。而如果再深入山谿，則愈是進去，愈能看到那簡直像仙界一般地展開着的山水。我在初秋的月夜，走向這樣細狹的溪谷，我於是抱着一種有閑者的愉快的想念，以為：要是我有企業家那樣的手腕，那麼就在這裏的一帶，建造了一個大規模的娛樂場所。

在這樣的澄清淡泊的自然裏養育長大的人，便也都是帶有清澄淡泊的性質。

在朝鮮，一千萬圓以上的資本家一個人也沒有。後來，亦只有五百萬圓左右的幾個人和一百萬圓左右的數十人而已。我的故鄉的街上，有五百萬圓的一個人，百萬圓的不到十個人。人口總數是十二三萬吧。後來却又增加到二十萬的樣子，當然我對於這類的資本家絲毫沒有讚賞的意思。而且，跟這些地主們往來，對於他們的言行便一定會使你感覺到厭惡。但我還是觀察着他們，那五百萬圓的資本家李氏，就是在我作品殤、葬、夜裏

的故事裏的李氏本人。當然我曾碰到他幾次，聽到了他的意見。我私下地考量着。那種把財產貯聚的慾望，如果惡意地說便是他的貪財慾。這種貪財慾，到底將發展到怎樣的程度呢？我以為他至多也只能到一千萬圓。這是我的結論。事實上也的確是如此的。在朝鮮人裏，能夠貯聚財產到一千萬圓以上的都是心地不正的人，不用好一點的字眼表現出來，那便是：決不會有偉大人物的出現，這是我可斷言的。因為實際上，他們多半是田地的所有者，所以貯有一千萬圓的資金那是不可能的，我想，要是有一個人把整個朝鮮的一半土地都掌握在他的手裏，那是多麼有趣的事情呢。打開朝鮮的歷史看，我們會遇到不少的戰勝的記載和勇士們，然而像成吉思汗那樣的，像忽必烈的偉業那樣的，或者像拿破侖開始時的成就那樣的巨大的慾望家，却一個人也沒有。所謂一個人也沒有，這到底是什麼話呢？這裏也許有抗議我這篇文章的人也未可知，然而我是竭力希望着有那樣的一個偉大人物的出現啊！

但我雖然這麼說，我却不願說朝鮮人是不偉大的。正如我對於朝鮮的山川，用「山

紫水明」一句話來表現出來的一樣。我很想說說偉大人物的產生的一點。要是到達這一點，朝鮮人就變成沒有慾望，都有恬淡的心境。這是今年春天的事情：新羅舊都的某大地主，把一生積聚起來的財產的大部分（大概是四十萬圓吧），捐助給教育界而悄悄地死了。在朝鮮有很多的婦女幹着這樣的義舉。和她們貯聚金錢時的微細的慾望比較起來，則真是興味深長，因為她們是抱着恬淡的態度。她們僅在把自己的名字永留於世間的慾望（這慾望也是在極端單純的程度）以外，再沒有其他自私的心理。這和功利主義的外國人士們是大相逕庭的。

往鄉下旅行，眼見那些年收百石的地主們的生活都是很好的。比這更好而向我訴說着什麼的中地主，我也碰到了不少。在他們的牛棚裏有二三頭牛，僱傭着一二個男役，僅僅這樣，他們已經是非常滿足的了。

這樣地寫着，也許有人要說在朝鮮承租爭議的案件正一年年地增加，但關於這，我想是沒有特別提出說明的必要。在這裏我祇是敘述了朝鮮人的恬淡的態度，無慾的心

境。

朝鮮人的這種無慾的心境却畢竟是由於朝鮮的自然環境的影響。

二 南部人和京城的婦女

走在朝鮮的鄉村小街上，便可以看見那兒的居民不善於應酬。這和農民的素樸又不同，在這小小的縣裏，尤其是叫做嶺南的東南部地方的居民，更是不善於應酬。問了他們的道路，到底是回答呢還是不回答呢，他默默地走了幾步。在對他失望了以後，正預備物色別的路人的時候，突然，他會迸出了一句話來回答着你；滿以為那樣的人可以回答你的問話，可是再度問詢，他却對於你的問話，用生氣的臉，腰板僵硬地，粗聲粗氣地指點給你。這種指點的方法，又是粗率而毫無曲折。他不會教你這樣地轉了灣兒走過去的。

有一次，我帶了六歲的第二個男孩，在這樣的小縣城裏行走。那市場的所在地，市場的廣場附近，有着十數家的酒店和飯館。這天是盂日節，人們都停止了營業，我和孩子飢

餓得慌。等了三小時的火車還沒有來。我便站在一家飯館的門口，請求賣給我們中飯。我悄悄地走到內院落裏去。我眼見了一個小巧玲瓏的少婦，在廊簷下的飯桌上，把盛着燒肉和山葉的菜碗並列着，啊，這是賣給我們的呢！——我愉悅地，再向那少婦請求把中飯賣給我們。這樣地一說，那少婦却站在那裏怒叱道：「說不賣就是不賣！」在這刻薄的聲音裏，我便牽着孩子的手直向門外逃出來了。我對於那少婦的，不像女性那樣的不善應酬的態度並沒有生氣，我又走到其他的飯食店，簡直乞食一般地，哀求着出賣一些飯食，可是，啊，即使是一個人也是很困難的呢。我想，要是單單爲了兒子去買一些飯食，那也許是可以的吧。但我們終於祇賣了些柿子和蘋果來充飢。

在盆日的名節，商人們停止了營業，而在這樣停止營業的日子，飢餓着得不到飯食的，恐怕不祇是我們吧，雖然我很知道這是由於他們長時期的習慣，但對於他們的不善應酬則未免令人有些木然之感了。

不過這不善於應酬，却又有另一種的滋味。在素樸的、無愁的他們的心裏，似乎有着

那些都會化了的民族裏面所看不到的世界。

不同於南部人的不善於應酬，那種京城婦女的冷淡，則的確會令人生氣。這在我已經有二三次的經驗。有一回，爲了一些事情，打電話到某人的家裏去，於是他的夫人來聽了。

「是××先生的府上嗎？」

我用誠摯懇勸的話語說着。

「是哪。」

這一回可並沒有令人起了反感，反之，使我覺得京城婦女的言語是非常美麗的，那聲音更不用說。不過單聽說話的聲音，便好像都是美人似的，但其實當面碰到一看，却常常是醜惡不堪，純粹京城裏的人們，都是不會美麗的。這也許要使京城的人們憤怒，然而這畢竟是事實：如果在京城碰見美麗的婦女，那她必然是生長在北部的，如果遇見漂亮的男子，那他多半是南部的人。

因此，剛才那婦人的聲音雖然聽來非常地美麗，好像音樂的節奏，但却總是非常的冷淡，是像冰那樣地，甚至像刀那樣的冷淡。「哪，真是對不起得很，我想請你的先生來接電話，先生可在府上嗎？」

我儘用慶尙道的語言說得非常的標準化。

「他現在不在家。」

「是的，那麼他什麼時候回來呢？」

「那我可不知道啦。」

「噢——那末，我想在明天早上來看他，什麼時候好呢？」

「不知道。」

「不，你先生在早上起身得很早呢，還是很遲呢？請……」

「不知道。晚上早些回來便早些起身，遲些回來遲些起身……」

「啊，老是這樣嗎？……」

我有些懷疑自己的糊塗了。

「那麼，真對不起，我是從大邱特地到這裏來，想和你的先生見面，我的名字是——」

「啊，喂，這些事情請你明朝直接去說吧。」

「啊……」

這時，多麼慫恻的我也生氣了。在把電話機卡登地掛掉以後，我大聲地吶喊：「真是混賬！」但是此外，除了苦笑便再也沒有別的辦法。

有一次，我去訪問朝鮮文壇的先輩作家。去了兩次都不在。因為約定了見面，且迫於火車的時間，便很焦急地，只得第三回地去了，這回在裏院子裏恰巧碰見了夫人模樣的婦女，於是她用先前在電話裏會話那樣冷冷的態度，說着：「不知道，不知道，」對於遠來的客人，沒有一句溫暖的話語。這在我自己的妻子，可決不會這樣的。

自從這些事情以後，我便輕蔑着京城的婦女。所以我是大院君的敵人，我常常自忖

着，閔某夫人恐怕多半也是那樣的婦女吧。

這是在尹白南氏那裏聽到的話。京城的婦女都是不依從男人們的。

當丈夫屈服的時候，總是說：

「壓根兒所謂人這東西……」

似乎不堪哲學的抱負。所以，尹氏說得好：

「在京城的男人們中間，恐怕沒有一個人是不拍女人馬屁的。」

如果遇到有些出入的事情，則大多數的男人，除了聽他妻子的話以外，便沒有其他的辦法。

這和南部的婦女比較，雖然也是不善於應酬，但却有着非常親切的地方。北部的婦女有剛氣，全羅道的婦女是熱情的。要是戀愛，那只有全羅道的婦女。我對於京城以北的婦女，即使是娼妓之類，也是不歡喜和她們接近的。

蛇 毒

據說人們臨死時候的絕叫，是一種值得警惕的聲音。那爲了要「生」而掙扎的痛苦，比起被人「生」出來的瞬間的痛苦，是要厲害得多的吧。去年的夏天，我聽着吃了毒蛇而中毒男人的連續叫聲時，我便有了深刻的感想。

那個男人，是在鄭姓地主的醬油工場裏工作的，我常常看見他把醬油罐頭搬運到街上去，所以已經相當的面熟。他是二十四五歲的消瘦的男子，老是穿着污穢的黑衣服，看來是非常貧窮的人。

是在傍晚。因爲盛夏的時節，馬路上納涼人們的話聲吵鬧得很。附近貧民部落的人們，一到了晚上，便把蓆子和牀椅拿到自家門前的馬路上來納涼。但在這樣吵鬧的馬路

上，現在，有一團吵鬧得更厲害的人羣漸漸地移動過來。因為這大羣人的鬧聲，加上納涼人們「什麼呀，什麼呀」的聲音，便更加騷擾起來了。而在這樣嘈雜的聲音中，有一個壓倒一切的很大的聲音，好像烏鴉的鳴叫一般，「啊——，啊——，啊——，」地高高地吶喊，人們便都圍繞在這聲音的旁邊，但等我跑到馬路上，這一羣人却已經走了過去，因此我又回來繼續我自己底寫作。後來，那些納涼人們的吵鬧的聲音也聽不到了。

然而隔不多久，騷擾又再起來。那「啊，啊，啊」的叫聲，像調和在羣衆的喧嚷裏似的，比以前叫得更厲害了。

「沒有請醫生診治過嗎？」

一個中年婦人的聲音。

「那麼，要是去看西醫怎麼樣呢？」

這是男人們的聲音。

我又到了馬路上。聽着那烏鴉似的聲音連續地叫喊，並跟隨着走到馬路的遠遠的

地方。「這是什麼事情呢？」我在許多人的談話聲裏，默默地獨個人聽着。人們都圍集在那呻吟聲進去的房屋的大門面前。在那大門裏面，可以看到醬油工場的建築物以及地主的住宅。工場前的廣場上，——因為是在收穫的時候，所以已經變成了打穀場，——工場的傭工和作場的男人們把病人圍坐了起來，在這周圍，一些人們集合擁來了。病人轉輾翻騰地苦痛着。那喊叫的聲音，漸漸地加快，已經變成接不上氣的一般。這時惟一的聲音，祇有這啊啊啊的叫喊，此外便什麼聲音也沒有。但一聽到這啊啊啊的聲音，直使我底胸膛也都緊縮了起來。「怎麼啦，怎麼啦，」大門外的我們誰都這樣的問着。不久一個四五十歲的男人扇着圓形的扇子走出來了。

「到底是怎麼啦？喂！」一個男人緊跟在他的後面問着。我們也緊隨在他們的後面。聽着他的話我才開始明白了。最初，那病人患了某種的疾病，但到醫院裏去又沒有錢，剛巧碰到了一個自稱漢醫（中醫）的假醫生，便把蝮蛇咬了他底身體，再吃了什麼草的草根以後，不到三小時，便變成了這個樣子了。聽着這些話以後，一個男人跳起來要去找

那偽醫生算賬。

「照我想，先喝大蒜的汁以後再吃米的澱粉，這樣一定會好。爲什麼呢？因爲……」說話的人於是說明這藥劑的種種功效了。於是兩三個女人說：「我去把這做了拿來吧。」說着便去了。

這期間，一個西醫坐了人力車來注射了以後又回去，鎮上有名的漢醫也來診視過了，然而那「啊，啊，啊」的聲音却變得更緊。已經是毫無希望的了，人們一個一個地溜回家去，廣場上的人影也漸漸地減少下來了。

這裏雖然有一個人猛扭着正在苦痛地死去，然而旁邊的人們却不能直感到他的痛苦：這麼喧嚷着的人羣，也居然一個一個地溜回去只顧自己底睡眠了！這樣地一想，我便覺得所謂「人類同志」這句話，也是非常靠不住的東西。這已經是極其明顯的事實。而這一晚，我便深深地陷入這樣的沉思裏了。

希望再見的人

希望能夠再見的人有兩個。

中學時代，有一位有趣的先生。他擔任教授英語和地理的課程，他是一個教授法非常拙劣而又不認真的先生。

譬如說是英語。一星期是七個鐘點，在這七個鐘點裏預定要修畢一課，要是普通的情況下，把一課平分爲二，各各分配三個半鐘點，把生字，讀法，解釋等順次地教授，但這位先生，常常亂七八糟地雜談了六個鐘點，在最後一個鐘點裏才一瀉千里式地教完了功課。那樣的時候，總要我站起來。

「張，你讀。」先生很麻煩地命令着。

當我讀完以後不久，便又命令我翻譯貝利·各脫的序。這對於事先有相當預備的像我這樣的人，即使這樣地教授也不覺得怎麼苦惱，但在沒有預備的多數的同學們却一定是覺得非常的辛苦了吧。

漸漸地，我們排斥着這位先生，幾乎要暴動起來。在我們正討論着行動的如何開始以及怎樣結束的地方，這位先生走來了，他脫掉了洋服的上衣，而說：「對我不滿意的傢伙，請一個一個的過來。」這樣地兀立在大家的面前。不用說，誰也沒有走過去。這理由因為是，先生在過去曾說過大言不慚的壯語，他說：「我拳術已到第三級。角力是大學的主將，沒有失敗過一次。而且，在野球方面，在當時的東部野球界，有着極盛的聲譽……」但這一次，我們哄然大笑起來。當然，先生的話仍舊沒有一個人相信的，可是實際上，先生的拳術和角力的確很厲害。野球方面，也曾當選過市鎮的選手，所以我們的內心實在恐懼着他。而且在恐懼的同時，有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某種魅力。

因此這時的暴動，在先生的暴力壓迫下，紊亂的雄辯變得烟消霧散了。

最初，先生向我們吹着牛，說是大學畢業的，但後來，却又告訴我們是高商的出身，這使我們「呵呵呵」地大笑了起來，不過有一天他說：

「要說到被父親遺棄一般的不幸的人的話，那朝鮮的鄉村教師便是這種不幸的人。假使有一次容許我回到東京去，那麼我將由不幸者一躍而為百萬的財主。你們不知遺東京的丸內大建築物麼？這些都是屬於我們父親的所有物的。而這一類的所謂圓形建築物——」

我們，尤其是這中間的我，對於先生的這一句話的確有些恍惚的想像。這以後，「圓形建築物圓形建築物」地，這丸內大建築物在我底頭腦裏總是不能夠消失，可是在我頭腦裏浮現着的大建築物的壯觀，却總以為決不祇是精緻的五六層一幢的建築物。

此後，先生和校長鬧了意見，便離開了這兒的鄉鎮。有人說是回到東京，做了富士山那邊商業學校的教師，但確實的消息却總是沒有。不過我對於先生的事情，總是不能夠

忘記。距今七年以前，我初現於文壇而到東京的時候，最先回想到的，便是先生的丸內大建築物。看了大建築物以後，知道和我空想的完全不同時，便又回想到先生的吹噓，而不禁大笑了起來。

這以後可時時回想起先生。我住在世田谷的時候，在小田急行電車裏，吃驚地遇到了極似先生的人。對於這在電車終站時遇到的肥胖的紳士，也許會是先生底弟弟吧，我頻頻地凝視了這位紳士的臉面。

這是我小學時代的故事。我們的市鎮因為是新羅時代的舊都，所以遊覽古蹟的人很多，從京城和東京一帶來的畫家、文人、雜誌的記者等等，都到學校裏來，請求領導遊覽的嚮導者，當校長忙碌的時候，我便代替了校長去引導他們遊覽。一天，我引導了一位還不到三十歲的瀟灑的紳士，巡覽了附近的古蹟。第二天，當攀登石窟庵的某吐含山時，在

山腰的急斜坡，這位客人叫我拿了照相機，替他撮攝一個照片。我不知撮攝呢還是沒有撮攝，因為第一次拿到照相機，內心感到異常的恐懼，而且終於顫抖了起來。

此後的一年中，即中學一年級的時候，同級的同学問起我有沒有引導過雜誌的記者去巡覽了古蹟，我回答說是有的，於是他說，你底事情在中學世界裏記錄着呢，他讚美着你底日本語說得很好，口齒也很伶俐呀！

我於是回憶到當時我撮攝照相的結果，因為當時的情形還沒有忘却，所以聽到這話以後，像打了我一棒似的，不知是歡喜，還是快活，還是羞恥，我感到了異常的興奮。

但我恥於要求友人把那冊雜誌給我看，無論怎樣也說不出口，而且因為還不懂得在書店裏立讀，所以始終沒有讀到這些記事，使我常常覺得遺憾，或者，如果回想到當時，那至今還使我想念着的，便是撮攝照片的事情。而在這位記者方面，因為離今已有二十年了，所以已是相當的高年了吧，不知現在是不是還過着他的文筆的生涯呢，我總是渴望着能夠再遇到了他。

旅情

一 沿線風景

從京城到安邊是在夜裏，但迴旋到外金剛的火車，却剛好是天明，完全在清晨中連續地走着，所以能夠飽覽了窗外的景色。

我異常驚歎於海岸的景色。朝鮮也有這樣美麗的地方嗎？我獨自地自言自語着。這樣地說着，不是因為朝鮮火車的沿線風景的奪目，而是因為在日間已經是這樣想着的原故。

從斧山到京城的長長的沿線，的確可以說是美麗的地方，但像這樣的地方恐怕僅

僅是一處吧？可不是麼，洛東江的眼睛可以看見的地方，秋風嶺中僅僅在十分鐘裏通過的地方，是比較地好的，可是單單在那低矮的傾斜草屋的沿線，已是使我感覺不到愉快。我記起了林美美女士在什麼地方寫了贊歎着秋風嶺的美麗的文章，這恐怕是由於她美麗的詩情，融化了這醜惡的沿線的風景也未可知。

如今，要是比較地說來，那麼這京釜線，雖在半島鐵路的核心，但是沿線的風景却是最為污穢的。而且一想到它將成爲國際列車通過的路線，我我不禁抹了一把冷汗。

去年的秋天，當我從京釜線的中段太田站搭乘去到南羅道的湖南線時，才稍覺安心了些。那裏，多少有些豐腴的感覺，它和京釜線上僅能看到的那種瘦瘠的耕地以及山間的貧民部落相反，在這條路線的沿途，在沃野萬里的遼闊的原野上，居民的房屋看來也是相當的豐腴，而且山勢平坦，具有大方的風度。這時候，我才以爲朝鮮也有較好的地方啊（尤其是沿線的風景）

然而，可不是麼，沿着日本海海岸而走的列車窗外的風光，那正是山陽線和東海道線的隱約可見的情景呀，這裏的風景，就是那從廣島以至嚴島，須磨，明石近邊的瀨戶內海等的連續着的最最美麗的地方。

這條路線將來向釜山連絡，成爲東海岸線，但在我經過的僅僅三小時之間，那金剛山脈的外側，可以說是最最美麗奪目的，火車便在這金剛山的山脚，在那澄碧的海水洗滌着的地方通過。對於過分的美麗我不能夠描寫，但如果說到叢石亭或海金剛，那麼僅僅那像水晶一般雜亂的岩山，屹立在海中，在具有這種風趣的著名地帶的海岸，即使僅僅是一處無名的海岸，那末眼看着岩石，眺望着小島，已是覺得異常的美麗，如果從一個隧道裏突然地出來，則每次必更增加了美麗，因爲在這白色的砂粒和石子的線路上，可以伸手觸到海水那樣地像在波濤的旁邊經過，因此不能再見金剛山的我，對於金剛山附近的這些美麗的地方，却深覺還沒有飽覽於眼底。

這裏，我便寫信給鮮鐵的前田東水先生，以為在將來，無論怎樣，有把這東海岸線併為國際線的可以成立的理由。

二 金剛山

老實說，我對於金剛山有着某種反感。因為過於有名，也就常常說起，但總是帶有瞧不起的樣子。

可是去年的秋天，小林秀雄君從金剛山回來，據說剛巧很像望遠鏡裏看見的一般，所以很使我的內心感動了起來。那時候，我打算要是第二次經過，那一定要去看看金剛山的。

我在外金剛車站下了車。從這裏搭乘公共汽車到溫井里去。這裏可以說是到外金剛去的根據地。從這裏起的山巒，看來似乎有些異樣。在那層層疊疊的山巒上，可以看到龐大的，大福餅那樣的黑色的岩石。眼見了這，便令人有了一種不良的感受。

叫做溫井里的這一街鎮，是房屋破陋的，連溫泉的設備也很污穢的街鎮，但爲了要看金剛山，便什麼也都忍耐下來了。第二天，我又乘車到金剛山去。

道路是很漂亮的，車子向左向右地急轉，螺旋狀地登山，令人愉快得很。山巒都有青色的岩石，覆蓋着濃綠的樹木，在溪谷裏，那圓圓的巨岩旁邊，澄清的溪水流灌着。

我是期待着非常的東西的，因此我覺得特別的驚奇。公共汽車在一家茶店的附近停下，我們便從這裏走了出來。因爲是很好的路面，所以雖然穿了西裝皮鞋的我也並不感到不便。攀登了上去，那溪谷變得那麼神祕地深奧。我想，要是金剛山也像這樣的靜靜地，那是多麼的好啊！

那南鮮海印寺的山口紅流洞的那邊，遙遠地看去覺得非常的美妙，那銀海寺的裏山，那大邱的琵琶山的無名的溪谷，要是這些和現在的溪谷比起來，恐怕都會落後了的吧？

祇可惜在這裏不能久留，不久又登上汽車繼續前進了。越過了那種挑着蒸發惡臭的鹹青魚的一羣人以後，所看見的，便完全是日本人的遊客了。

在第二家小屋裏喝了茶，於是便走下這裏的溪谷。洗了臉，又出來了。

路上，我遇到了坐在籐椅子的登山轎裏的老紳士，洋裝的青年婦人，薪水階級風味的人物，挾着什麼地方的咖啡店女招待的男人等等各式各種的人，當我走到茶店的時候，那裏正休息着一團女學生，以及把頭包裹在旅館浴衣裏的十個人左右的一羣，總之是很多人。

我在浴衣的一羣坐着的野樹建造的大茶桌旁找到了位置，飲着麥茶。於是我知道這一團是東北酒田的人們，此後（和我同樣地）將經過間島方面，直到中國的北部去。其中有兩個人一組的：一位好像是縣會議員那麼似的，是瀟灑的老紳士，他和一位四十年左右的男人坐在一起，他們是同鄉的人，在這裏偶然遇到了便熟識了起來。而那老紳

士，却似乎是從中國的北部歸來，呈现出先輩的臉面，講了一些關於旅途必須注意的事，但隨後却又都靜寂下來了。

三 萬物相

他們正在說着些什麼呢？把傾聽着的耳朵豎了起來。於是只聽得說，在旅館裏借宿，當你洗澡的時候，不單是懷中的東西，即使你一絲不掛的赤裸的身子，特別在哈爾濱那邊是應當注意的啊，他說：

「因為是年青人，所以要特別的注意，哈，要當心才好吶！」

他喃喃地嘖嘖着，其餘的人們都很感動地聽着。

我也這樣地傾聽着，便對於到滿洲去的事情多少有些厭倦的感覺了。注意那先輩模樣的人底親切的指示總是好的，但我有些懷疑：他是不是回來有意地恐嚇他的同伴們呢？我是不是對他應當賦與完全的信賴呢？

休息了一會，我和這位先輩一同繼續地登山。那穿着浴衣的人們，好像從我們對面的山中過來似的，和我們相反地，往山的下面走去了。

我從這些人們那裏聽到了對於山巒的絕讚，例如「到底不差。耶馬溪等更是沒有問題。」我儘向上面看着，幾乎滑到溪谷裏去了。」等等，因此惹起了我的想念，而一直向上面繼續地攀登上去。

不久便來到萬物相的谷底。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呢？我曾經這麼地設想。我們扶着連結在兩端的鐵索走上去，那引導老紳士的人，便指着浮在虛空中的巨大的岩石，說明了萬物相的名字的由來：「請仔細地看啊。不是可以看見各式各種形態的東西嗎？」但也許是看慣了畫片的關係吧，對於我，却毫不感覺到珍奇。然而，那遙遠的碧色天空裏，像屏風一樣的浮現着的一羣連山，却吸引了我的注意。這水晶一般堅固的連綿的山峯，在那裏，或者可以說是新的萬物相了吧？但因爲踏在鐵索上的兩腳動搖，有些昏暈的感

覺，便扶着鐵索，好容易走了下來，仍然向走來的路上走回去了。

這麼着，而不能使我的內心感動，但我却有些惋惜的樣子，我突然回想起深田久彌來了。

要是像他那樣的人，那麼將完全踏破這數百的山峯和溪谷吧，這樣地想着，便覺得自己的不濟事；而我來到金剛山上僅僅用到了幾百分之一，這自然不能使我滿足，所以到了下面的茶店裏，把汽水痛飲起來了。

在這裏又有另一位老紳士，但如果上林曉氏再壯健了些，那麼全部都是年青的人，他們和洋裝的姑娘們一塊地休息着，他們一望而知是東京來的人物。一個不知是旅館的主人呢還是那轎子的腳夫，他說：「我們對於東京來的人，一看便馬上知道的。」

以前，從京城來的人是顯而易見的，可是現在，金剛山已經完全地日本化了，這是頗足令人感觸的事情。

回到了旅館，睡了又起來，那萬物相的遠方浮現着的水晶的連綿的山峯，非常清晰地在我的憧憬裏不能夠消失。

第二天，我已經在北鮮海岸線上走着的列車裏了。一面眼看着那興南的野口財閥的工場的巨大姿態，一面眼看着海岸的美麗，但我得承認：金剛山仍然是美好的啊！

海印寺紀行

一 入山途中

五月二十四日，我在走向伽鄒山海印寺的路上。海印寺在大邱西南約二十里的路程，是在伽鄒山的山間，釜山的西北，位居慶尙南道陝川郡的地方。關於海印寺的事情，曾經屢次地聽到。它是朝鮮南部三大寺宇的一個，有着八萬大藏經的印板的地方。在伽鄒山一帶，特別在山麓的紅流洞附近的絕景，很獲得人們的讚賞。當我坐在車裏，我底心便早被這些事情所驅策，而眼看着和白天見慣的街道不同的地方；我想，由於欣賞情緒的不同，對於環境的看法也有不同的感覺了吧？

車是九人同坐的，但從郊外出來，乘客們或上或下地漸漸地增加，以致十人，十一人地塞滿了車子。這些在中途上來的搭客，就好像駛機者袋裏的金錢一樣，似乎有些過剩了。

自從車子進入高靈街道，我便展開了最初的視野。但在這裏爲止旅程中的鄉間的風物，却並無顯著的不同，因此不久，我便耽於自己的空想裏了。

我這次短距離的旅行，不是單單去探訪名勝。名山大刹以及旅行到沒有去過的地方等等，不足以使我愉悅，我也從未有過這樣的境遇，也沒有這樣的時間。現在，我這思索疲憊了的頭腦，應該有休息一下的必要，而且一直到今天，我始終設法着怎樣才使我的作品向上以及力求發展的途徑。在我的旅行中，也許會得到相當的暗示吧，這便是我旅行的目的。要是像我去年中發表了的作品那樣地，把若干的題材紀錄了下來，便自以爲有寫作的把握，這不會使我底內心感覺到滿足，而使我陷入了長久的苦悶。是的，我繼續地閱讀着，思索着和創作着。我終日祇和書桌山野爲伍，不歡喜和人家交際。四年來我這

樣地過去了。這不是在同人雜誌的時代，而是在作爲懸賞當選作家的我底非常的痛苦。而且我應該怎樣地設法使我底題材的異風俗性讓日本的讀者易於理解，這不是單單介紹文那樣的努力，應該竭力向言語和文字方面去學習，然而我底今天的作家式的狀態是怎樣的呢？

最近發表的愚劣漢和爭論的不好的批評，也使我的心有了幾分的暗淡。但爭論是三年前的舊作，愚劣漢我自己也承認是不好的作品，因此這些事情不能直接地使我陷入很大的痛苦，但我應當怎樣地努力呢？我的文學事業應該像現在一般地不再停止麼？我不是連愚鈍的才能也缺乏了呢？這樣的考慮把我的頭腦也弄得疲勞了。現在到海印寺去，便很想把自己疲憊的頭腦用山嶺的幽氣來洗滌一下，這便是關於這次小小旅行的決心。

我正想着這樣的事情，車子已經渡過了洛東江。江上正在架設橋梁，這是每個橋腳價值二萬四千圓的大工事。

車在峻嶺上迂迴曲折地走到山腰的時候，整個的高靈邑便在下面可以看到。這偏處於山脚的小邑，是非常古老的縣城。站立了一小時的光景，又搭乘別的車子出發了。搭客完全和以前的不同，一個很曖昧的美人，頭上戴着很髒的頭巾走到車上來，在叫做冶爐的地方下車了。替代了她的，是在我小說賣淫中的賣淫那樣的女人和男人們上了車，他們騷擾着把我推擠在一旁。

車慢慢地爬上山去，停止在最後的車站上。我穿着和在街上散步時同樣的服裝開始攀登山嶺了。

二 海印寺

山路在緩緩的傾斜裏，沿着溪谿，一直深入到森林之中。經過武陵橋七星台，一到了石門，便有紅流洞。從這裏起山勢愈高，溪水發出潺潺的高聲，楓樹樅樹赤松等的古樹長成了一片樹蔭。可是夕陽已隱沒到山峯的那邊，我到海印寺還得爬登一里路的山坡，

因此我加快了脚步，再也不能慢慢地賞玩流溪的風景。

採摘山菜的婦女們匆匆走着回家的路，樵夫和牛羣也相繼地趕着路程，薄暗籠罩下來的時候，寺前的旅館找到了。旅館取名爲「紅濤」，是兩層的很大的日本式的建築物。二樓上住着從陝川來的兩組歌女，瘋狂地歌唱着俗歌，使我底心不能安定，所以我又搬移到另外一間房間去。

第二天早上，我踏出朱紅的山門，走向海印寺去。石塔、影池、一柱門等在兩旁可以看見，走在傾斜路上，有懸掛着法利大本山橫額的門，有四天王的壁畫。我便回想到去年春天去過的金泉的直持寺裏，那二丈多高的木彫的恐怖的四天王。直持寺是這海印寺的所屬寺，是下面將要詳細敘述的四溟惟政大師的「入門」的地方。從這裏要到解脫門去，得走過廣闊的庭院。相傳通過了解脫門，便可以解脫俗世的各種煩惱，這對於我，便想到「怎樣找尋文學的路徑」豈不是煩惱的一種嗎？右邊是警官駐在所。在寺院裏還需要什麼警察呢？我這樣地懷疑着。不久我才知道，原來駐在所和寺院的幹部相當地傾軋。

這對面是宗務所，但我對於這類人們毫不留戀地參觀了出來，再通過了叫做九光樓的二樓建築的下層，直望本殿的方向走去。

海印寺建築於新羅四十年代的哀莊王三月十日，這相當於日本的桓武天皇二十一年，即西曆紀元八百零二年。但此後，在西曆紀元九百二十七年（日本醍醐天皇延長五年）高麗太祖的歸順時加以重建，至李朝成宗（日本後土御門天皇延德元年）十九年再予重修增建，曾遭到六次的火災，現在的本殿，則是大約一百十九年前的建築，再也看不到新羅和高麗建築的雄麗。直持寺裏，則並存着這三個時代的建築，但比起新羅來，高麗是差劣得多的，而且到了李朝，在藝術品的見地看來，更是貧乏得很。這要是見到本殿（大寂光殿）中的佛像便可以知道。這裏安置着新羅和高麗這二時代的六個佛像，比起新羅的雄壯闊達，高麗是略帶謙讓和萎靡，這大概是由於這時的政治和文化的影響吧？在佛教受難期一貫的這種李朝時代應該看到的佛閣，它的優秀的大規模的彫刻却是找不到的。

在本殿內走了一遭，再到後面的八萬大藏經的閣，可是緊緊地關閉着，不能夠進去。「不觀而返」當然是不願意的，便下來到宗務所裏提了名片。那角上沒有寫出職業地位的我底名片，恐怕提進去後毫無結果吧。我這樣地等候着；幸虧，雖然像我這樣的名字，却也有知道的人：他鄭重地領我進去，相互地寒暄着。這人便是崔英煥氏，他是兼任這裏的法務和泗川多率寺住持的青年僧侶。

由於他的幫助，我得以觀覽直至附近小庵的大部分寺蹟，這是愉快的事。他也在十五六年間留學東京，是大正大學佛教學科的畢業生，他一面引領我走着，當到了一個小小的懸額時便給以詳細的說明。隨後又巡覽了四雲堂、窮玄堂、尋劍堂等的附屬堂宇，解釋了這些佛像的來歷，且更把寶物祕藏開啓了參觀。在那些象塔形香爐、無孔水晶球、王燈之類的寶物中，那三隻象塔形香爐却特別惹起我的注意。看着這些的時候，大藏經閣那邊有了人聲，所以我們便到那兒去了。

三 四真堂

閣是由兩列長長的建築物組成，書架都是五六層的原故，一直到天花板都擱着經板。板數八萬一千二百五十八枚，合而成書，則有六千七百九十一卷，此外約有五千枚的寺列板，每一枚的經板，都是無罅線，一行十六字，二十三行的白樺製的木板，兩面或片面地刻着。字型 and 現在的活字完全相同，因為上面有漆，所以發出了黑光。這在寺略誌裏寫着，是居世界藏經中的第一位，但在像我這樣外行人的眼裏，即使僅僅那板數之多，以及雕刻的優美，却也不敢誇張說是懂的。

然而這經閣的閱覽，大概是在駐在所的管理之下吧，未看而被逐返的遊覽者很多，我也親眼看見了二三批，我對於這種警官的叱咤以及遊覽的人無精打采地回去，實在覺得異常的氣憤。

下午，我再在崔住持的引導下，從四真堂開始，通過了曾經作爲哀莊王行宮的願堂

庵，極樂殿，渡過了溪谷，參觀了知足庵，希朗召國一庵，藥水庵等等。路上走到了旅館的前面，但我仍被邀請着，到崔住持的居處四溟堂去晚餐。晚餐的東西是山菜和藥菓等蔬菜，使我有新鮮的口味。

崔住持和我一起走着的時候，便說了許多佛教的奧義，與隆朝鮮佛教的政策，尼僧問題等等的抱負。我於是知道：即使在這裏，也不能避開人世的難問題。這些事情使我深入了幽邃的沉思。

晚餐時，我回憶到我自己坐着的地方，在從前正是四溟惟政大師居住着的地方，我於是回想到豐臣秀吉的朝鮮之亂，也就是這裏的所謂王辰亂。其時日本的軍隊如入無人之境，當在半島上北進的時候，惟政大師和清正等交涉着，後來惟政大師作為國使而渡日，與秀吉和家康等談判媾和，因此聲名大振，竟成爲現在流傳於多數人口邊的傳說化了的人物。

試引忽滑谷快天的朝鮮禪教史的跋文，則有：「……總兵劉綎，命政人釜營，傳諭

加藤清正。清正問曰：朝鮮有寶乎？政應聲曰：「我國無他寶，以汝頭爲寶。」這不是大胆的人是什麼呢？大師是禪科中的人，對於生死已視若無物。「清正曰：何謂也？對曰：方今我國，購汝頭，金千斤，邑萬戶，非而何？清正遂驚歎！」再引二三段原文，則有：「日本兵抵嶺東，至金剛山楡岾寺。政率十餘徒，逕入山門，日兵悉縛其徒。政獨至中堂，日將知其非常人，以禮待之，且釋其徒……」當時的情景，在東國僧民傳的惟政條下，有：「入亂兵中，傍若無人，倭兵恠之，至沙門，諸倭或坐或臥，劍戟交殺，故不拜揖（中略）直上法堂。諸倭將皆列椅而坐，惟政垂手不爲禮，彷徨縱觀之如癡人……」於是諸將把僧侶們釋放了以後，在沙門上大書：「此寺有知道高僧，諸兵勿深入」等字樣。

我在堂中巡迴地參觀，膜拜了大師的畫像，坐在大師作爲居室的屋裏，看了崔住持保管着的古書畫。耳朵傾聽着晚上舉行的讀經和木鐸和鐘聲，暫時地眺望着庭院裏的佛花，在風吹山林的嘯聲裏，我竟忘記自己了。庭院漸漸地黝暗，這才辭別出來，經過寺前而回到旅館。浴後疲憊盡釋，在明亮的燈光下讀着書本，迷迷糊糊地不知在什麼時候入

睡了。

四 下山

早上，在小鳥的啼叫聲裏醒來了。昨天的早上也是這樣，在我寢室前面的山裏，古木蒼鬱，那不知名的小鳥，用着明朗的透澈的聲音，在葉子的中間歌唱着。那托魯托魯——嗚叫着的東西，像雀兒一般喃喃地叫着的許多聲音中，對於小鳥知識毫無的我，到底是什麼名字的鳥，却不能夠知道，我僅能知道的是，這中間的一種却是鸞鳥的叫聲。這些小鳥的合唱，好像把我底靈魂呼喚到空中去的一般。

在小鳥叫聲中混雜着的，是昨夜到來的新客十餘人正在我寢室附近的洗臉地方騷動着，因此我不得不起身了。我在平時起身得很早，只是那小鳥的喃喃音却能夠使我靜靜地躺着。

早餐以後，我整理昨夜的筆記，收拾了房間以後，便向人們告別了。崔住持早上因有

急事要到陝川去，當他向我來告別的時候，一定要我今天多住一天，但我終於出發了。因為居住的日子過於短促，所以我下山的時候很有些不忍。在這幽邃的境地，我很願意過一星期甚至是一個月。現在我什麼也不想什麼也得不到。然而我的心却已到了我自己的家裏，到了那殘留下事情的寫字臺上。我依舊不得不歸還到我煩惱的地方。雖然這對於我正是不值得煩惱的煩惱。我應當從此向我的事業奮鬥。我的文學事業不是還沒有到達隱固的地位麼？

我挾着小小的包裹，把手杖在地上輕輕地敲着而從森林中下山來了。我戀戀地看着登山時看不到的周圍的景色。爲了要眼看深邃溪豁裏的溪流，站在岩崖的邊緣，或騎在牧童的牛背上，渡過了山崖的橋，有時更避開了採摘山菜的婦女孩子們，站立在皎潔的溪流的旁邊。攀登上叫做玉流亭的清麗的亭子，眼見多數的懸額，倚欄遠眺流泉的洶湧，並眺望着彫刻在絕壁的花崗岩上的詩文和人名。那裏有很多的人名，到處彫刻着，這也許是從前的人，爲了要把自己的名字彫刻在岩石上，而一個一個僱了石工彫刻起來

的吧？這中間有父子連名的，也有彫刻着地藏菩薩或南無阿彌陀佛等的漢字和諺文的。從玉流亭起，經過連繫着的會仙巖，落花潭，光風籟，吹笛峯等等的絕勝的景地，一直到了紅流洞，對於這樣的勝景，不知不覺地令我歎息了好幾回。先前參拜了各個佛寺的我，滿以為不會看到這樣幽勝的景緻。如今，等到不能看見這些好像用清流洗滌的重重疊疊白色的岩石時，便立刻深覺有寂寞之感了。

有趣的是途中經過的六七個有着茶店風味的酒店。那棚裏陳列着啤酒和汽水，張着幕篷，隔着板壁，用白粉和人造絲裝飾着的年青的女人，以一種等候人的臉面眺望着經過的路人。我因此聯想到京都和奈良的茶店，但在這裏，却也不愧爲足以引人駐足的地方。不過，對於毫無表情地經過的我底背影，她們却用怨懟的眼光目送着，這可令人有些爲難的感受。

在紅流洞裏菌集了很多的人家，有着小型的奇麗的酒色店以及普通的商舖。我不同於那七八個一夥的日本遊客：當我不久眼見了車站的時候，便不禁有着一種事情尚

未完畢那樣的歎息了。

北鮮之旅

六月，我取道咸鏡鐵路到滿洲去。在朝鮮的鐵路沿線，如果說到景色，那從元山到外金剛的東海岸線，我以為可以說是第二條的值得觀光的路線。

當繞道外金剛的時候，當火車沿了海岸走着的時候，我的確吃驚了：原來這咸鏡線上充滿了自然的美！海的色調也是這樣地綺麗，而一通過小小的隧道，便驀然看見了漁村的風景，遂使我的心靈陶醉於其中了。是的，這漁村的房屋是低矮的，用野樹建造起來的，因此未免有貧弱的感覺也未可知，但關於這，正如我寫給都新聞時說過的那樣，南鮮地方跟京釜線農村的貧弱不同，所以似乎可以不必注意的。

然而，話又得說回來，我在元山車站下車的時候，便感到了一種幻滅的感覺。因為說

到元山，是東海岸最大的商港，那松濤海水浴場，在朝鮮話裏用了「明沙十里」的言語來描寫它的海岸的美麗而著名，也正因為這樣，我有相當的期望。

可是走在車站的廣場上的時候，却祇看見在那筆直的路色的山脚下，橫列着細小的街衢，因此「明沙十里」這句話，怕是用來作為輕侮的言辭的吧？而且到那裏的時候，不僅因為是清晨的原故，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不能找到類似飯館那樣的店家。這時在右側看見了公會堂那樣的房屋，便滿以為那裏面有着什麼而走過去，然而這不是漂亮的建築物，那裏面也照樣的空無所有。這裏像旅館那樣的旅店也沒有（當然是指車站的附近），祇是些有着空屋子感覺那樣的房屋。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棚屋的小小的飯店，而當在那裏吃着一些粗糙食品的時候，便深感到旅行的辛苦而不禁掃興起來了。

在這裏，僅是三分鐘的逗留，接着便搭乘了下一班的火車。可是這火車是僅有一輛三等車的混合列車，等到我在城津調換了下一班的國際列車，已是相當的勞苦。便只在座位裏悶悶地覺得難受。

然而咸興是有着雄大之感的都市，元山以來，把輕蔑着北鮮的我最初的印象破壞了。而且，那興南的野口工場實在是足以驚駭的，關於興南地帶的工業化，我曾屢次聽人說起，但現在眼見的却比想像中的大了三倍：這不是像海底龍宮那樣的存在麼？

和這同樣的，是女人軀體的龐大，以及跟男人一樣地幹着粗糙的事情，說着粗糙的話語，而且那些有着相當身份的女人，把生葱很難看地吃着，這也惟有令人驚嘆。所以要從這些人們的身上找求文化、禮法和傳統，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當想到李朝政治的地方統治方針，以及北方民族的不斷侵略的時候，那我便要承認這些都是造成今日北鮮人們的生活形態的原因。但數百年來，忍受着有史以來一切艱難的北鮮人，已鍛鍊成了強悍的血液，這在我們南鮮人是終究及不上的地方吧？

來到這裏，剛巧是耕田的時節，到處的水田裏，女人和姑娘們工作着。假使在生產方面，朝鮮半島成爲重要的地區時，則在那時候，未開化的北鮮人將會躡躑半島也未可知，我這樣地空想着。

而這樣的事情，和咸鏡線的風光明媚一同地，在我底頭腦裏彫刻下了深遠的印象。

春香和夢龍

讀着春香傳，便覺得春香是楚楚的美人，夢龍也是才子風的美男子，然而這兩個人，却決不僅僅只是美男或是美女的。

春香在美人以外，還有貞淑，還有熾烈的愛情，她決不是沉溺於一時的情緒衝動的
女性。

這只要看以下春香傳的故事內容便可以知道。

晚春的一日，春香在河岸的樹蔭裏玩着鞦韆的遊戲，這時，便看見了從遠處眺望着她的夢龍。這一天，夢龍正帶着從者房子，遊逛着廣寒樓。

春香是一個藝妓的姑娘，夢龍則是使道（一地方的統治者）的兒子。假使春香不

是藝妓的姑娘，那麼兩人的戀愛這樣簡單地完成，也許是不可能的吧？封建時代的朝鮮，男女的戀愛自然不必說，即使交際也是絕對地不容許的。尤其是常民階級（庶民階級）的人們，怎樣的自由交際是不會有的。

夢龍自從遇見春香以後，已經再也不能忍耐，便向春香的母親，訴說了對於春香的戀情，於是在寫了將來把春香迎娶為妻的誓約書以後，兩人的戀愛被容許了。

兩人的戀愛繼續了幾個月。可是夢龍因為父親榮任了宮內的職司，爲了父親轉任到京城去，便不得不和春香離別了。這是因爲當時兩人的關係，對父親還保守着祕密，而且夢龍以爲，在科舉試驗及第以前，除了用功讀書以外是談不到其他的事情的。

最初，春香在夢龍的後面追隨着不願他到都會去，但仔細考慮夢龍的立場以後，她便誓言在夢龍迎娶以前，無論怎樣的痛苦，無論怎樣地遭到不幸，也得守節等待着。而夢龍也鄭重地誓言：在科舉試驗及第而可以做官的時候，一定迎娶春香的。

此後却有後任的府吏來，但他是有着惡極無道的性格的人，他最初戀慕着春香的

美麗，所以特地自願來做南原郡的府吏，以爲這樣便可以把春香自由地迎娶過來的。

● 那知春香，無論在他怎樣的虐待和威脅下沒有屈服，於是被判入獄，一年年地被煎熬在痛苦裏。雖然是痛苦，但她仍舊深信着夢龍會來迎娶她，因此她始終堅守着她的節操。

直到明天即將斬首的前夜，她還盼望着夢龍能夠來找她，可是夢龍也許已變成乞食的詩人了吧，連影子也都不能夠看見。但是，縱然用夢龍的力來拯救她是絕望了，而她，仍然好像在過去長久的歲月間等待着能和愛人會見時的快樂那麼地，快樂地等待着明天能夠安心地死去。

可是事實上，夢龍並沒有乞食，他帶了天子的密令，去探索各地府吏們的施政，他以暗行御史的隱忍的姿態執行着他的職務的，爲了這樣的官差，他不能說明自己所掌握的絕對的權利，他只是感激着純潔的春香的愛情。

第二天，他把這個萬惡的官吏處罰了以後，便與春香互道再生之喜了。因此春香決

不是這麼嬌養的有着輕薄感的美人，而是美和德兼備了的美人。

這樣的春香傳，雖然主要的是在寫出美男美女的戀愛的羅曼史，但此外，它也是足以使我們知道朝鮮古時的社會制度、人情和風俗等的戲劇，例如在暴露貪官污吏的場面，使我們窺知了古時官制的一端，又從春香的母親，可以知道朝鮮的所謂藝妓的母親的典型，更從官吏的行施職權上，我們可以知道以前的統治者的權力，以及民衆的被統治的情景，而尤其是夢龍的從者（房子）的性格，更是最重要的存在吧？

從房子的樂天性，狡猾，諧謔等各點上看來，這不單是房子，而是整個朝鮮的庶民階級的性格。所以從這房子的個人，便可以看出整個朝鮮人的性格來。

此外，春香的貞烈，給予今日朝鮮婦女們的德性以深刻的烙印，這是毋庸置疑的。

悲劇的青春

不知道高麗時代是怎樣，新羅時代的男女間的交際，想來是非常的自由。那以花郎制度作中心的青年的交際，完全是自由而且闊達，當然，男女間的戀愛，也作為人生的榮華而讚美着，這在偉人的傳記和詩歌裏都是殘留下來而至今還可以看到的。

可是自從通過高麗時代而進入李朝時代起，却絕對禁止了男女間的往來。他們壓制了青春的情熱，於是一切悲劇便從此產生了；因為這樣的狀態，一直繼續到日俄戰爭以後的，由於近代思潮而起的倫理革命為止的長長的五百年，所以即使僅僅是回憶，也已經是充滿了黑暗的毀滅。

李朝，疏忽了防止高麗時代的僧侶的跋扈，把儒教來代替佛教了。

因此李朝時代的統治，都被統一在儒教一色裏，儒教的——其中一派即朱子學派以外的「學」和「倫理」，在國內則容許絕對地存在。

男女間的倫理，有着所謂普通男女七歲起便不得同席的戒律，而對於婦女，所謂貞烈思想比王命還要嚴格地執行着。

因此十五歲的少婦六十歲的寡婦，一律以「貞婦不嫁二夫」爲一生的戒律。此後一切的麗人，都被關閉在深閨之內，要想踏出裏院子一步也是不可能的。當婚期一定，爲了已定的未婚夫，她必須過着完全是禁錮的生活，這樣一直要到出嫁的一天。

假使偶爾有觸犯這種戒律的人，那麼將被送到尼庵，或被迫飲毒，或放逐出去，必然逃不了慘劇的結局。

那種把通姦的男女，赤裸着牽巡全國的談說，便是我們孩子時代最大恐怖的一種了。

然而戒律和懲罰雖然嚴厲，却也僅僅祇是嚴厲而已，通姦或其他的淫風依舊是非

常地盛行。被嚴罰的人大半都是中流以下的下賤階級，所以他們的悲慘，和其他事情一起地，加倍地增加着。這樣看來，戀愛也就等於是死刑了。

要是說女人眼着着男人，那是要被叱責的；要是說男人走過而女人用手遮蓋起來，那是要被鞭打的。這麼着，女人便完全做了男人的奴隸，是男人飼養着的動物罷了。但是在男人方面，却可以有蓄妾的勾當，可以買進遊蕩的女子。而對於深閨的處女，連遠遠地眺望也不可能的年青人胸懷中的痛苦，要是從真的情熱之點看來，則和女人的場合は完全相同的。

至於少女，那土牆高築的外界的事物，祇從傳說中聽到了一些，她不能看到她內心愛慕着的男人的姿態，而在裏院子的樹蔭裏遊玩着鞦韆，這些話語，雖然好像似信不信地說着，但這樣的一段事實，是可以想像出來的。

這裏，在這樣的時代的讀物裏，雖然不容許產生戀愛的作品，但像春香傳那樣青春的戀愛小說，終於能夠產生出來，則實在令人驚奇得很。

和它同時代的古典小說中，還有沈清傳，謝氏南征記，蓋花紅蓮傳等等很多，但純粹以戀愛爲主題的，却獨有這春香傳一冊。

春香傳的所以被這麼多人讀着，談着，演着，並且更在今天絕對地愛着，其原因，正是因爲它是上面所說那樣的完全是真實事件的原故。

但是春香傳的主人公夢龍，是年青的官吏，是特權階級的人而不是普通的庶民。女主人公的春香，是藝妓而不是普通的處女。

這，便是如實地反映了當時朝鮮的特殊事情。

如果夢龍是庶民的兒子，那麼書便將被禁止發行，如果春香不是藝妓，那麼本書的著者，或者是其他的作家，講述者，讀者，歌者，都將擯棄了它，這是顯而易見的。

可是本書的著者，好像是當時新聞記者的一般，他巧妙地迴避了禁止發行的綱目。並且在這一冊春香傳之中，把所有一切的年青人，老年人，男人和女人們的絕對不滿的情熱，全都地洩露了出來。

在春香傳的許多版本裏，也有描寫了不堪閱讀的猥褻場面的。這就是把春香和夢龍相會初夜的怎樣的情景逐一描寫了出來。這未免是有些過分了。

在另一種版本的春香傳裏，把兩人相思的情熱，在離別的場面大膽地明朗地暴露出來，所以使聽的人和看的人不禁放聲慟哭了。

而且，作者把這樣危險的情景，在謳歌貞烈思想的時代，巧妙地躲避了法律和戒律的眼睛。所以春香傳才是這沙漠樣時代中的唯一的綠原。而在這小說反面的當時的朝鮮社會，乃是怎樣的青春的牢獄呢，這我們可是不能忽視的。

但現在，這牢獄已被開始破壞了。不過今天，還有許多的男女，仍舊有着李朝以來的苦惱：牢獄的門被開啓得太小了！

朝鮮文學界的現狀

我曾在某個地方介紹了朝鮮文學，而寫下了這樣的一段話：「朝鮮的新文學，以李光洙的長篇小說無情爲出發點，比中國的白話文學運動還要早上好幾年。然而中國文學以魯迅爲先導，已漸漸成爲世界性的東西，以與朝鮮文學比較，則朝鮮文學顯然還徘徊於消沉的境地。」

我自知這是對於京城文學的幾位作家的非難，但當時，我確實關心着朝鮮文學進步的遲緩。

但從前年起的最近一二年來，京城文學的活潑的動作和急激地成長，這完全是一件驚異的事情。

在去年之中，創刊了文章和人文評論這兩部文藝雜誌，它們和東京的文藝新潮等比較，可以說是毫無遜色，而在這以前起，寫下來的長篇爲主的文學作品的出版，也非常旺盛地暢銷着，但其真正的原因，是在更深遠的地方。

被種植了新文學的三十餘年間，京城文壇正和中國文壇共同地連續產生了個別的和特殊的苦惱，經過了這中間的各種過渡期，今天已進入順利的成長期，這樣地說來，也許是比較妥當的吧。

由於李光洙的長篇無情的刺激而產生了金東仁的船歌、甘藷、廉想涉的實驗室的青蛙、玄憑虛的放火等優秀的作品，這是直到普羅文學抬頭爲止的十年間的事情。

但在這創始期裏，從西歐和日本的文學，輸入了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自然主義等等所有文學上的主義和流派，這不是文學史的地發展，而是把西歐幾世紀內發展的文學，僅在不足十年的期間吸收和消化，這真是不遑自顧的。而且，這期的作家們都浸透在精神的和羅曼蒂克的昂奮。

原來朝鮮的作家具有浪漫的特性，感覺非常的豐富，而作品的構成和表現的技巧却是粗雜得很，朝鮮文學的幼稚性，我想，大概是由於這樣的原因吧，但由於次期的普羅文學，那種民族的特性的帶有科學性，並且通過了現實主義的洗鍊，這些這些，都是普羅文學的間接的好遺產。

而在這一時期以後，漸漸地，無論普羅文學作家或非普羅文學作家，都和初期的羅曼蒂克不同，已從政治的興奮裏起來，而更內省地思索，努力開始了廣義的人生和人類的探求。

這期間，有着不得已的七八年的消沉，然而這對於朝鮮作家，是必然得經過的一個很大的過渡期。

在初期的羅曼蒂克的昂奮時代，他們自知非常的不幸，而逃避到象牙的塔裏，否則便滅亡於頹廢的精神中。此後的普羅文學期，雖然在精神上比較地積極，然而依舊有着眼見自己不幸的同樣的心理狀態。此後的幾年間，他們繼續陷入了發現這種拯救不幸

感之途的苦悶，但其結果，他們從昂奮和自棄中清醒過來，冷靜而且熱心地去探求和開始創造自己的世界，同時也體味得了去完成它的能力。

去年，在最活躍的作家中，以俞鎮午爲例，便可以非常理解着這些事情的。

這位作家在普羅文學之前便在文壇上出現，是被讚賞着具有豐富天才的人，但在這一時期的作品裏，不知怎地總帶着模彷彿的氣味，在普羅文學期裏對於普羅文學固然忠實，但亦不能創造自己的天分。

還是在長久的徘徊以後，才發表了T教授和金講師，涉及了理智，因而更受一般人的讚賞。但這真的是不是自己的東西，却還是一個疑問，且值得我們去研究的。

直至前年在三千里文學上連續發表的受難的記錄裏，才漸漸發現了自己的世界。後來的滄浪亭記、蝶和秋等，把握着十分的自信而創作，因而表現技巧也有顯著的進步。他便是上面所說經過了過渡的苦鬥而來的最顯著的作家。

從表現技術方面看，首先應當舉出的是李孝石，他跟俞鎮午的理智相反，是一位情

感的作家。

就去年發表的附錄、皇帝等篇看來，顯然已稍稍超越了以前的豬和蕎麥花開的時候的短篇技巧以上。

和這位作家同樣的屬於感情的作家，那便是李泰俊。在文章上發表的他的近作寧越令監、阿蓮等篇，和這以前的烏月夜等同樣，不能擺脫那種以哀愁作基調的氛圍氣。

但是，在農軍裏，却終於打開了這種哀愁的悲劇。

這三人以外，李無影在挑戰裏探求着新的解釋和精神，韓雪野在泥濘裏探求着新的煽惑。和韓雪野同樣的，是普羅文學代表作家的金南天，在這極短的時期，連續發表了長篇大河、愛的水族館以及好幾個短篇，而在文壇上復活。

善於描寫市井的朴泰遠，在崔老人傳抄錄和陰雨裏，自前作川邊風景以來，即從事於世界的描寫，同時，號稱爲世態作家的蔡萬植，在金的情熱、濁流等篇中亦可見到努力的程度。

上述以外活躍着的中堅作家還有幾位，新人中崔明翊的心紋是被公認為比這些中堅作家的創作更大的收穫。他在年齡上不同於那些三十左右的中堅作家，而是已經進入四十的年紀，但雖然如此，他却從事於遠比那些中堅作家新穎的，近代式的心理描寫。

和心紋並立的，是朝鮮新文學的創始者李光洙的無明，也是應該特別記錄出來的收穫。

對於這位作家，被公認為和初期的幾位作家同樣，是沒有將來性的，但無明却打破了這樣的見解，這實在是一次壯烈的成功。

女作家方面，有崔貞姬一人，一面跟貧困和病弱鬥爭，一面產生了像地脈那樣的傑作，實在是令人感奮的。

僅僅從去年一年中的創作看，對於京城文壇的益趨進展，當無疑義，因此我們可以預卜東京京城以及中國文學的鼎立時期已經不在遠了。

朝鮮文壇的代表作家

讀着李光洙氏的近作亂啼鳥，那種滿溢在字裏行間的佛教思想，作者把它毫不虛飾地，大膽地，澈底地，而用信仰的意態表現了出來，這實在是令人驚歎不止的。

作品以「解脫」作爲骨幹，隨處表現着靜觀虛無和因果。這在讀着作者的長篇異次頓之死的時候，也同樣地感到佛教的氛圍氣，而這種宗教的敘述和描寫的部份，在他的文章裏非常澄清，放射了聖潔的光輝。例如麻衣太子，端宗哀史等的歷史小說，甚至在烏托邦小說許生傳之中，也多少流露着這樣的宗教色彩。

作者的這種宗教色彩，從作者的初期長篇無情開拓者等起，已經有着基督教的感染，但到了亂啼鳥，却已成爲澈底的佛教色彩了。這到底從什麼時候改變的呢，如果研究

其全部著作，那是有着濃厚興味的課題吧。

但是，這種宗教色彩與作者的作品優劣並無直接的關係，而在這亂啼鳥中某部分的虛無的靜觀，和別的作家的作品到底有沒多少的關聯，這是一個問題。

在新進作家鄭飛石的孤高裏，從談話者「我」的口裏說出的「春坡先生」是抱着某種遠大的政治思想的，他在上海等地過了他的青壯年時代，但悄然一回到了故鄉，便沉浸於孤獨和靜觀中而銷磨着他的餘生。這種作品的虛無的氛圍氣，遂令人達於無可忍耐的程度，但這個，確是由於這位年青作家的表現技術所致。我還沒有拜讀作者的處女作城隍殿，不過這孤高的虛無的靜觀，是和李光洙的亂啼鳥有着同樣氣魄的。這種所謂「靜觀」的奇怪的東西，當然並不伴同着絕望。因此，無論亂啼鳥或孤高，都沒有西洋式的絕望的叫聲，而祇是像在森林中那樣的靜寂而已。

這在最近才出現的新進作家崔泰應的港口裏也有同樣的滋味。不過作品中的那兩位老年和少年的無業游民，在變得「絕望」的時候，却並無像上面兩篇作品那樣

的，把握着幽寂靜穆的氣魄。它甚至沒有深沉的歎息，而時時只想哭泣。但在這篇作品裏，有着彷彿的希望和光明，也正因為這種微弱的希望，所以澈底地靜觀是不可能的。

然而，金東仁氏的光耀的山裏，却有着絕望。那個在滿洲移民地流浪着的心，平靜氣地擺脫了不良事業的主人公，到了死的時候，口裏唱念着希望現在再見一次故鄉的「光耀的山」而死了。這種絕望觀在表面上雖是靜寂的，然而在他心裏的絕望的程度，確似乎不可想像的。當然，這些都沒有澈底的佛教思想的理由。因為光耀的山和港口，都具有人類底的斷念，所以叫起了絕望來了。

這位作家，曾寫過甘藷船歌、命等等許多自然主義的作品，在朝鮮文壇的初期作家中，是僅次於元老李光洙的大作家。而且那許多長篇的歷史小說，在技巧上，即使那些新進的中堅，恐怕也還不能超過他的水準，他的技巧的地表現是非常有名的，然而在類似着足跡、金蓮美傳等的近作裏，還不能擺脫自然主義的氣味。因此這位作家的將來是非常危險的，我以為，他的人類的「人」的發展，才是使他的文學到達大成之境的唯一指

標呢。

無論如何，在港口和光耀的山裏表現的「人的探求」，是暗示了從柴霍夫式的虛無中拯救出來的一條途徑。柴霍夫的西伯利亞旅行，取材於同一地點的婦女們，被放逐等篇的作品裏的人物，如果更換了朝鮮的名字，那我想必然成爲朝鮮的小說，這就是說，柴霍夫創造的人物，很與朝鮮人相像，同時在朝鮮文學裏，也充滿了柴霍夫式的虛無觀。因此在亂啼鳥以及孤高那樣的佛教的靜觀裏，是有着嶄新的感覺，而在光耀的山以及港口的虛無裏，和人性的絕望同時，可以感到微弱的光明。因此朝鮮文學的這種虛無和靜觀，由於港口那種「近代的」的氣息，而不得不被拯救了出來。

這裏，作爲很好的例子的，可以舉出李泰俊的農軍來。這和烏月夜等僅賴獨特的感覺的文章的力而賦與了優秀性的幾個短篇，以及和有着淡淡的感情和理性的花冠，久遠的女像等的長篇比較，農軍的集團性和積極的人性，僅在他的作品中看到的時候，確已明顯地前進了一步。所以我想，如果把舊有的那種「虛無」和「憂愁」稍稍擺脫了

過來，那末他也將在文壇上前進了一步。因為這樣的積極性，到底是特別可以看到人的本性的作品。李箱氏的翼就是這樣。這裡不斷地擴大了人性的追求。要是在這作品裏沒有部分部分的矛盾和構成上的無理，那恐怕它是在朝鮮文學的今天的水準中最高的傑作吧，這是非常可惜的。

如果找尋和這篇翼可以匹敵的作品，那便是崔明翊氏的心紋了。這位學識年齡都很相當的新進作家，在外形表現上，似乎有着心理描寫的才能。在其作品逆說裏還隨處可以看到那種初期的陳腐，但在心紋裏却已完全沒有。他的前進，祇是心紋一篇，已刺激了中堅的作家，促成文學的質的向上的要求，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雖然作者對於人間糾葛的敘述有些費解，但描寫着人的利己慾或憎恨，看來却絲毫沒有醜惡的感覺。

和這相反的，是李無影氏的作品裏，把「醜惡」作為「醜惡」地描述的傾向，在其近作中非常的顯著，大概是某妻吧，那種夫婦的利己慾和憎恨等等，被全部地描寫了出來，這和初期的龍子小傳、B女士的素描等的小理想派作風的清麗的故事比較，那可以

說是一大的進步。這種暴露醜惡的作風的前進，雖然感到有自然主義的陳腐的風氣，但因為先寫出了自己和周圍人們的醜惡，所以可以見到隨後的進步，這已好像是作者負荷着的必然的命運似的。

無論醜惡和佳妙，這些事情總都是從單面的表現出發的，但也有努力於全體底的觀察和表現的作家，這便是俞鎮午氏。讀着作者的近作春秋和蝶，便都有這樣的感覺。而且，他還描寫了時局潮流中的神經的銳敏的動作，在這潮流中對於自己的凝視，心理的抉發，周圍日常接觸的人們的關聯等等。

作者的滄浪亭記和這些不同，是表現着他的「鄉愁」的。受難的記錄，也在某種意義上，與此入於同一範疇的作品吧，但這種「鄉愁」和從現實的理智中產生的「知性」，常把作者夾纏起來，此誠作者的不幸。

而且這位作家，是和港口、孤高以及心紋等的作家們所具有的幸福性隔絕得很遠的作家。

同期的作家李孝石，便遠較他爲幸福。在中堅作家之中，把這最令人注目的兩位作家比較起來，那是有着深厚興味的。

俞鎮午氏從他的作品看，一直到T教授和金講師，都有着像秋那樣的苦惱。可是李孝石氏在寫着俄領近海的時候，也寫着猪，寫着蕎麥花開的時候，寫着皇帝，而最近，捕捉着「理智」那樣的苦惱已經不見了，我想，這也許是這兩位作家的作家感情的不同吧。要是說到「不幸」，則還可以舉出韓雪野氏一人，而和李孝石氏稍稍差別的，在幸福中成長的作家，那恐怕就是金南天氏了。僅在泥濘一篇中，韓雪野的不幸便看來好像是終身似的，但以T日報社，愛的水族館的富於趣味性，便可見金南天氏已消弭了一切的苦惱。這裏，爲什麼要比較這兩位作家呢，這是因爲這兩位作家才是普羅文學全盛時代的代表作家。

然而即使說着幸與不幸，以上，乃是兩組同期同派作家的比較，在除了以上列舉的作家中的崔明翊，鄭飛石，崔泰應三氏以外的其他作家，則大抵都是走着不幸運命的方

向的作家。現在停止寫作的廉想涉、金其鎮、朴英兒、諸氏，以及李箕水、柳致真、宋影、蔡萬植、安懷南的幾位中堅作家，都可加入這不幸作家們的一組。

這些作家的不幸性，是和朝鮮政治的推移有着密切的關聯。那些長時期習慣於擔負着開拓者任務的作家，同時創造了下一代的新文學，背負着自己創造的初期負荷而走向嶄新的時期，這是何等艱困的事業呢，要是想到這些，便可以理解以上諸氏的不幸。因此，作爲第二期第三期的作家而登場的，中堅作家朴泰遠氏以下，金東里、鄭人澤、桂鎔默、玄德、玄卿駿，以及上面說到的那三位新人等等，他們在先人建築了的基礎上，作着次期的事情，又站在先進國文學的進步的方向，而處於實的程度同樣提高的很好的時期，一想到這裏，那麼說這些作家是幸福的，那是並無絲毫不妥的地方吧。

這裏試舉李箱氏的翼便可以知道。要是李箱氏和俞鎮午、金南天諸氏出於同時期的話，那我想翼是寫不出來的。但是幸與不幸，並非說是可以決定作家們的今後的進步和成長。

這裏，過去的狀態是怎樣的呢，各作家的困難的地方在哪裏，處在現今自己世界裏的各作家惟有努力探求自己世界的一途，因為這才是決定着作家的成長或不成長。

至此，紙張已經寫盡，我切盼去年停止長篇創作的閨秀作家崔貞姬女士能在今年再繼續好好地工作，其次，希望故鄉的作者李箕永氏，下水道工事的作者朴花城女士，鹽的作者姜敬愛女士，以及嚴興變、趙碧石、李北鳴等幾位中堅作家的捲土重來，特此附記，並在此擱筆。

今日的朝鮮文學

有人說朝鮮文學很相像於希伯萊文學，也有人說朝鮮文學很相像於愛爾蘭文學。這樣說着的人很多。但暫置希伯萊文學不說，單把朝鮮文學和愛爾蘭文學比較，却還有許多值得檢討的餘地。

愛爾蘭和朝鮮，因為政治的狀況，和統治者的地理的位置等非常相像，所以每說到朝鮮的文學，總立刻想到了愛爾蘭。

但是葉慈以及現在喬意治的文學，和今天的朝鮮文學，要是除了普通的共同點，却不能看出有什麼直接的連繫，對於愛爾蘭文學自信有些認識的我，可以很大膽地這樣說。

即使退一步地說，葉慈的戲劇和喬意治的心理小說，在今天的朝鮮文學裏却還沒有出現過。

那末，朝鮮文學是跟什麼地方的文學相像的呢？
首先想到的，是和中國文學非常地相近。

朝鮮和中國，不單在土地上連續，而且是在周朝以來中國文化的直接影響下的土地。有時曾作為中國直轄的土地，有時則受到間接的影響，四千年來深深感受中國文化的朝鮮，便不能像日本閉關時代那樣地沒有關係，而和中國有着非常澈底的關聯性。而且特別在李朝的五百年間，那種完全儒教倫理的生活形式，使朝鮮人和中國人的性格變得相似，這也可以說是朝鮮文學接近中國文學的很大的原因吧。

可不是麼？在朝鮮文學裏出現的農民的性格，一見便好像和中國文學裏的相似。在人物方面，朝鮮和中國沒有明確的區別。這是可以確信的。

但是好像魯迅的阿Q那樣的性格，在朝鮮文學裏還沒有出現，實際上，也沒有產生

這類性格的農民的地方。沈從文的邊城和蕭軍的第三代，那裏面的農民，也和朝鮮的農民有着很明顯的不同。

柳宗悅氏以爲朝鮮的陶器，是朝鮮獨有的東西，不能說是完全的中國的影響。

其次，忘記了是某一位日本人的話，他說中國、朝鮮和日本，把這三者的古書製作術和印刷術比較起來，則各自有顯著的特徵，而朝鮮尤其是最好的。

由此二說推論，所以有人以爲在文學方面，朝鮮文學和中國文學是完全各別的東西。

其次，另一些人是以為朝鮮文學相近於俄國文學的。俄國文學中，例如，僅僅是柴霍夫的短篇，在某幾點上的確可以承認是這樣，特別是在柴霍夫的取材於西伯利亞的小說裏，有着極多的朝鮮的性格。

但是朝鮮文學裏，爲了要求杜斯妥益夫斯基那樣的作品的出現，而使朝鮮文學的性格更趨於明朗，這當然是愉快的。

最後，是說到朝鮮文學是不是相像於日本文學的問題。這在日本方面的作家，似乎都是否定着的。

例如表現構成的緩慢，人物的大陸性格等，和日本文學的纖細精巧性是有很大的距離，——這些，尤其是日本作家們都深深感到的吧。

然而如果說到表現和文學的思潮，則朝鮮文學和日本文學的步調是完全一致的，這樣，與文學的變動有着直接的影響。

雖然這麼說，但朝鮮文學，正如上面那樣地，也有作為朝鮮文學的顯著的特徵。

這是因為朝鮮人作為有着一種特徵的民族而存在，別無其他的意義。

這裏，試解說這樣的說法。

在朝鮮，日本語文學的創造的場合，是怎樣的呢？

今日朝鮮的文學，大抵多用朝鮮的語文。朝鮮文學的特徵，如果說是在採用朝鮮語文的寫作，那麼朝鮮文學不用朝鮮語文來寫作，而用日本語文寫作的話，朝鮮文學的特

徵恐怕自然而然地消滅了。

但要是_不去變動那構成朝鮮文學的各種要素，即朝鮮人的生活 and 性格，那末朝鮮文學的特徵將依然繼續存在，這是可以明確地斷言的。

而這，也就是說：不論表現的言語怎樣，朝鮮文學的特徵總是不會改變的。

明日的朝鮮文學

關於今日朝鮮文學的性格，日本文壇上的人們一致公認中國和俄國文學，比起日本文學來是要更為接近的，對於這，我以為朝鮮文學，固與中國和日本文學有着很多類似點，但同時，即使這種大陸的性格，也已漸漸地從中國和俄國文學分解而接近了日本文學，這些我都寫在阿本賽的第五號裏。

文學的性格，在表現樣式，和描寫內容的民族性等的外形方面，最能表面地顯現出來，但最後，它還得由於作家的思想和個性去決定它。

所謂朝鮮文學的類似於中國和俄國文學，那是因為描寫的事件和哲學以及人物的民族性格等，和中國俄國相似，而且因為從作家的個性以及作家自身的民族的性格

中無意識地流露出來，所以造成了產生大陸性格的結果。

朝鮮的氣候風土，雖然是個半島，然而却富於大陸的風味。而朝鮮人的民族性，又和西伯利亞、滿洲以及中國本部有頗多相似之點。

以此推論，則小說的三大要素中，已有二種是屬於大陸性，和中國俄國非常相像的，而且由於作者自身的民族性格是屬於大陸的，所以朝鮮文學的大陸性問題，已似乎是早應不必爭論的問題。

關於形成人們的民族性格的決定的作用，第一，是氣候風土，第二是人生觀，第三是倫理觀，再其次是文化。

朝鮮人和中國人以及俄國人，雖各有不同的生活樣式和宗教，但因爲上述三者的相似，所以民族性格也變得相似的了。

而且，在這樣的限制下，把朝鮮人和日本比較的時候，朝鮮比起日本人來，是更接近於中國人以及俄國人的，這在今天以前早已決定了的事情。

文學，是由於作者的文學性格，即使變異文學上的特質，但朝鮮文學的大陸的性格，在今天的階段，是不能否定的。

然而朝鮮人的民族性格，在今後，將因政治和文化的的作用，而開始了變異。

但是朝鮮文學的大陸性，是來自朝鮮民族性格的自身，不能說是因為類似於中國和俄國而來，同時，朝鮮文學的類似中國和俄國，至多也不過是類似而已，決不會是絕對同一形態的，而與此相同，所謂日本化，作為朝鮮的性格之基礎的大陸性，也並不是說全然地改變。這朝鮮的性格，雖在某種程度上變成日本的，不用說，仍然保持着它獨自的特徵。

看到今日朝鮮文學的性格和民族性的關聯時，便會隨着有上述那樣的將來的預測，但文學自身的變態將會怎樣的呢？

今日的朝鮮文學，還不出於素材主義的境地，大禮上，雖然已朝着現實主義的方面前進，但是質的方向，還沒有獲得高度的藝術。

所謂高度的「藝術」這東西，因為和其他的文化部門有着連接的關係，所以在文化程度還很低下的朝鮮，要現在立刻希望能夠到達那是非常困難的。

今天以前的朝鮮文化，是儒教一色，但這在日俄戰爭以後開始崩潰，漸漸地祇經過三十五年，代替了這舊時代的文化，西歐的近代文化通過日本，徐徐地移入於朝鮮，到現在，也不過是正建築着基地而已。

朝鮮的政治，脫却了殖民地的形態，在日本延長方針的改革下的今天和今後，朝鮮的文化也伴隨着它而進展，而將和日本同樣地提高吧，但如果在那時，則朝鮮文學的藝術性，當可以預料有相當程度的提高了。

今日的朝鮮文學不能越出素材主義的範疇，同時也祇到達初步的現實主義，這是因為作者的思想性——即哲學的貧困是最大的原因，但同時以描寫作對象的朝鮮農民和市民生活等，都是非思想的（廣義的）東西，此外則沒有其他的原因。

描寫的對象裏不要求或很少要求某種必須的哲學性，則此種文學的直接讀者層

的哲學性，是給與了文學的藝術性以絕大的影響。

在朝鮮文化提高以後的將來的朝鮮文學，到底是現實主義呢還是浪漫主義，或者像過去唐代文化的影響下，創造獨自文化的新羅時代的藝術家那樣地，創造了半島獨特的新文學，對於這，明確地預言是不可能的。

但是將來的朝鮮文學，將必然會由於朝鮮的民族性格而創造了獨自的文學，僅僅這一點，則即使在今天，也很容易地可以指摘出來的。